

寄鴻堂文集

上



寄鶴堂古
文辭甲香

門下晚學生宋晉謹書

同治三年五
月沛上重刊

序

古之人作爲文章每自爲序如龍門子長是也後世有集成不及自序而其身後及門弟子爲之序者如蘇子瞻序六一先生集楊中立序伊川易傳比比是也昔中立氏有言宗工鉅匠世所師仰晚學後進妄以蕪詞巧鏤之恐爲累於高明然則以弟子序先生前賢猶不敢爲必請之至乃勉爲焉今桐城李孝曾先生宿學循吏其所著書爲世推重數十年當時同出姚姬傳先生門者如陳碩士管異之姚石甫梅伯言諸君皆平日參質其詩文宜可以序之而先生在時不以爲集之旣定而遽屬序於友朋乃碩士先歿自先生下世後江介多變亂異之石甫伯言先後溘逝其門下高弟徐心菴龔定菴皆足以傳師學而其人亦蚤亡先生之仲子喬枚曾以藏稿鏤板因未有序而未行

序

無何桐城金陵皆陷板與書無復存賴其孫輩有私鈔別本經次孫世芬復審慎手鈔奉以流轉燕齊蓋尼其傳者又十餘年先生之友幾無復存先生之門其能文而可序者亦已罕矣稷辰於道光元年試卷在部先生房得與先生證之而始薦於典試爲文字知己顧未相識越六七歲始見於德州邸初得讀先生之文嗣在永州守郡遂訂脩郡志兼主講濂溪朝夕聞教始以學爲古文辭求先生匡訂改削心已師之而先生攜抑固讓不肯抗顏稱師迨先生自永遷蜀於是始脩北面之禮而尙待如老友嗣是每遇於京邸往往以新著見商其時佳士滿前大雅之才林立先生獨許稷辰誠摯可倚任又喜其晚而向學之勤然自揆淺陋萬不料他日之序斯集也桐城古文之學至方而潔至劉而超至姚而醅姚門之士各有成就而惟先生

本經準史深邃廣博發摠性真闡揚名教得乎師傳之醇者爲多而兼長於詩更長於制義則尤能紹師緒之全爲儕輩所不能及夫具一體而後得以鑽仰其全體參贊其精神若稷辰者根柢不深濡染有限實未造乎奧窔而究以序述之重驟加於藐焉之身安得不驚悚愧汗也乎念誼不容卻而意不忍違妄效蘇楊二子之遺則竊附尾而序以一言使夫世之學文章重道德者知其淵源有自云爾先生諱宗傳字孝曾自名其集曰寄鴻堂集集中見在浙時屠道甫曾序先生文其序鈔本所佚容俟訪屠集而補登之稷辰當退列於集後焉同治二年秋九月戊申會稽門人宗稷辰謹序

寄鴻堂文集卷一目錄

吳王夫差論

伍子胥論

海上釣鼇圖說

蘭說

與陳鳳儀書

上姚姬傳先生書

再上姚姬傳先生書

答呂禮北書

答房景星書

答陳碩士編修書

復呂禮北書

與王玉衡書

文一目錄

再答陳碩士

示景枚

贈盛宗昶序

贈閔天錫序

贈湯滌庵序

贈蕭松齋序

贈鄒雅存序

送章子卿使貴陽序

方氏族譜序

陳氏譜序

范氏譜序

桐城姚氏支譜序

柳塘詩序



張荔園詩序

陳築心先生詩序

楊蓬苑詩序

黃平甫詩序

陳簫樓詩序

蔣華隱詩序

朱春山詩序

宋味菘詩序

借庵上人詩序

卮香上人詩序

伴霞上人詩序

九峰上人詩序

碧崖詩序

文一目錄

二

吳王夫差論

桐城李宗傳著

越王勾踐之事吳也孟子以爲智夫智勾踐則夫差不智明矣吾謂夫差非特不智也尤不仁實甚或曰夫差許越成而不滅越似近於仁嗚乎此害理之言非特不通之論也夫差與勾踐非尋常所謂敵國也經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孔子答子夏曰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故力能殺卽殺之不能卽百計圖謀以殺之不問時之緩急勢之強弱要必剗刃於讐人之胸雖聖人不能議也安有父爲人所殺據可以殺人之勢又值可以殺其人之時反釋之以市吾恩者哉且夫差何嘗仁勾踐也使其提兵而來聞勾踐言念其可矜而全之雖害於義猶不失爲婦人之仁而其

文一

拒子胥之諫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無越則吾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是其心輕勾踐玩勾踐初非憐勾踐也況夫差豈特不仁於勾踐哉其伐楚也召陳懷公逢滑謂懷公曰吳日徹於兵暴骨如莽而未有德焉楚子西謂諸大夫曰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嗟乎以君子寢苦枕干之時勾踐卧薪嘗膽之日而獨恣意於臺榭陂池妃嬪嬪御之樂民之無罪糜爛者不可勝紀曾未聞有不忍者獨於殺父之讐而發不忍之心哉或曰是時齊伐魯子貢說吳曰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吳王曰越將有報我之心待伐越而聽子子貢請見越王使出師以從吳王悅遂伐齊是吳所以未滅越者爲魯國也夫明知其報已反藉父讐以邀名利其心已有不可問者況旣勝齊師不聞終事於越吾

謂夫差當構李之敗使人立於庭出入告以越王之殺而
父此時不可謂無仁孝心者自夫椒一勝惑於玉帛臣妾
若不省記眞所謂失其本心者矣唐莊宗滅梁毀宗廟欲
發其墓張全義諫之乃止夫莊宗於梁之讐未至此於夫
差於越之讐之甚也使如夫差之於越雖發墓以極人子
之心可也勾踐親用戈於闔廬縱父讐荒國政坐使宗祀
覆社稷亡非特不智其不仁萬無可解免者而以夫差爲
仁者是率天下而安於不仁也雖然使夫差而報越則越
先亡越亡而吳無道之禍將益中於國夫國家存亡廢興
之際蓋有天奪其魄者獨夫差也哉

伍子胥論

伍子胥之滅楚也翟道也而公羊高曰父不受誅子復仇
可也蘇子瞻曰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

文一

二

發其至痛而無所擇焉嗟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平王雖
無道君也不幸聽讒殺一大夫累及社稷宗廟宮闈國幾
不保尸終見戮天下後世尙安有所謂君父之誼而立臣
子之防如曰彼殺吾父吾直仇人視之不論其爲君也然
則龍逢比干之子不能爲父報仇反出子胥下哉夫天下
未有不忠而能孝者卽未有昧於大義徼倖成功而得稱
爲賢者方平王使謂伍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
曰尙爲人仁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必不來王
不聽卒召之當此之時使員與尙俱來則無極之言不信
無極之言不信則奢之殺與不殺未可知也萬一平王必
致之死而爲子者之心則盡矣此時不肯一來以救父坐
視父死而後掘平王之墓鞭平王之尸其於父死何補哉
或曰子胥之不死非特欲爲父報仇也以彼其才不肯同

歸於盡蓋欲效管仲有爲於時耳嗟乎此又穴阨之見也仲不死子糾之難經經小節而卒相桓公匡天下故孔子稱其仁若員則脫載昭關乞食吳市忍飢受辱僅僅輔吳以蠶食上國是不過種蠶之徒安足以方管仲哉且當子胥入吳時公子光方圖王僚未暇伐楚員薦專諸於光待其篡弑然後教吳興戎教吳伐楚以舒其憤假使專諸之弑未成闔廬之國未得外無救蔡之名內無宰誥之助展轉六七年又或中道而死則楚仇必不能報楚仇不報將何以謝當日之不與尙俱歸而救父之死於萬一也程嬰之於杵臼也必欲報其友於立孤之後子胥滅楚不能一死以報乃父乃兄於地下尙竭忠夫差以成功名豈不陋哉子瞻不直揚雄之論以員爲賢夫賢者析理必明其大父仇可仇父之君不可仇也君猶天也天可仇乎故謂員

不當去吳可也謂員當滅楚必不可也然則昔之君子多哀而恕之者何哉方子胥之用吳也楚焰甚熾晉不能制而吳乃濟漢五戰及郢稍遏其滑夏之謀故春秋取之無暇罪員耳顧經於柏舉書吳子及楚人戰進吳也及其鞭尸處官則書吳入郢翟吳也夫其所以翟吳者卽其所以翟子胥歟

海上釣鼈圖說

嘉慶丙子歲余客羅溪有長史來自金陵以繪圖請余故無意爲此也謾應曰作海上釣鼈圖可乎圖成自號曰海飄越二年就官浙江浙西觀海處曰乍浦其東曰招寶山余皆騁望其地至温州飛雲渡則又嘗以民事乘海舶泛重洋而歸凡海上景光領略殆盡似繪圖有豫爲緣者持以索友人題咏有疑之者曰昔文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

於是地平天成子之意儻有取於此乎余曰此淮南子之
誕說也方今地平天成久矣安用釣鼈立極爲且吾圖釣
鼈非斷鼈也客曰列子云渤海有三神山帝使十五鼈戴
之三山瀛洲神仙之所居也今舉子入詞館謂登瀛洲子
乃不得與斯選出爲縣令意豈在此乎余曰否否仙人所
居之地凡人不得而爭也余不能爲館閣文字瀛洲雖廣
安所容吾足乎且余年逾四十家貧出就升斗祿以養親
固所願也何不平之有客又曰龍伯大人一釣而連六鼈
任公子以五十犗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滄海期年得大魚
而腊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西莫不厭若魚者此言用世
者必存遠大所得雖遲而被澤廣也子官於會稽泛於瀾
河圖之意殆取於此乎余曰此齊人思以一茅塞黃河之
說也力有所不足勢有所不能余譏陋孱弱謀一身一家

文一

四

且猶不足尙敢期於遠大哉且吾爲圖時豈逆料必至會
稽瀾河哉以此測余益誤也客乃鼓掌而笑曰吾得之矣
昔太白謁時相手版書海上釣鼈客相問以何爲餌曰以
天下無意氣丈夫爲餌子之意或有賺於無意氣之人乎
余曰太白狂士也容或有之余無太白才焉敢作狂語且
太白時朝廷賢奸並用方今

聖天子登崇俊良宰相薦賢如不及無所爲無意氣者也
何自而涉是想耶客愠曰然則子意何爲余曰取其境之
超曠而已此蒙莊所謂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余亦不自知
其何意也客曰然則作詩者何所據以爲詞徒語其境超
曠不且萬喙一詞乎余曰是又不然余之無所取者不敢
鄰於妄誕也若作詩則不必拘也且夫問天捧日摘星拏
雲古人不厭其侈以物而論龍可騎螭可駕鯨可掣蛟可

射而鼈獨不可釣乎故余所圖之意不必古所稱之意也子所咏之意不必余所圖之意也且甲之所咏不必如乙之所咏大視鼈可也小視鼈可也以鼈還鼈可也離鼈言鼈亦可也奚以拘爲客唯唯而退客退因書之

蘭說

余督糧艘北上中途友人贈蘭二盆小僮舁以入余視所乘舟如狹室度几榻圖書而外無位置蘭者復命舁以出俟花盛開時一移觀旋斥去夫蘭香最幽其品亦貴余生平頗嗜焉憶年弱冠客江氏澄心園見叢蘭雜茂草中手爲移植失其性尋萎賦詩傷之又憶世父抱犢先生晚年闢小園曰四友四友者松竹梅蘭也嘗曰園後古松盤鬱貌雖離奇梅竹蕭疎其種略備惟蘭率故山所產欲得閩種嘉者道遠莫致其後余官甌越閩蘭頗多欲寄園中

文一

五

而先生逝矣噫猶是蘭也或栽培之而蕉萃或委棄之而益敷榮或欲多得而無從或近在目前而不甚愛惜豈非時有不同哉夫草木尙有然者況人之升沉榮落也哉作蘭說

與陳鳳儀書

宗傳啟去秋還自金陵泊舟江岸方欲與君語舟子催發匆匆別去經今又一秋且涉冬矣居隔十餘里而各羈於外音問罕通甚念甚念僕賦命窮薄今歲尤極顛連春初遭父喪煢煢在疚入秋大病臥牀兩月幾爲隔世人病後神智衰耗髮三分去二衣帶減舊圍過半每援鏡顧影俯仰自憐無一人可語懷抱以此忽忽念君欲一解其煩結憶初與君不相識君讀書大凹山寺僕至山見君端坐默誦與語悅之約明年來同讀未果又明年始克來當是時

僕以患難之身入傾危之俗胸中氣時積不平每登高眺遠觸景傷懷感慨歎愴然欲涕記嘗與君夜讀漏過三更君低頭假寐僕倚榻兀坐聽蟲聲風響如喟如訴通夜不瞑爲之惆悵者久之人之情當其境不知去後追思已不可得僕近者寄先人祠堂課生徒終日聒噪殊不耐嗟乎局踏片壤閒非久計也嘗謂人與天地並爲三才天不可升而地無不可至太史公周行天下覽名山大川與豪俊交游故文有奇氣子由效之輒盡天下大觀而無憾僕豈能與古人頽頑但足跡不寬耳目終隘舊冬決意游京師乃旋以父病中止醯雞益中殊自悼也今人旣少與居則惟古人自慰僕閒者披四十年史籍見奇才偉節照耀今古心誠羨之然遇蠹國之姦凶焰甚熾忠良糜頂赤族側足無門則又勃然憤恨不知涕泗之零落每欲圖繪

像歷代大節者一二人朝夕羅拜入對面顏大抵吾輩遭逢清泰畢生不見忠義之節未可一日不存忠義之心往詰皆然此固讀書者事也文章雖小技旣已爲之亦必區分僕始爲科舉之學研磨制義者十餘年旣而思之制義代聖賢立說所托固尊然自有明以來能眞合聖賢語氣者有幾做精疲神恐歸無益繼欲陶寫性靈留心詩學然拘拘格調聲律又未能暢所欲言惟古文紀世事之興衰寫人情之變態摠發懷抱揚闡幽潛左史以前勿論自後莊不必同左司馬不必同莊昌黎不必同司馬名家代出各有規模凌轢今古言皆有物僕近日樂觀之才薄學疎未敢云從事也俗學誤人實甚慮欲屏棄奈屈身爲舉子未得遽然然亦立志不堅信道不篤若古豪傑之士則率厥胸臆直闢一境而行耳君見之何以教我耶僕明年己

三十雖今方壯時然轉盼則爲老人又轉盼則爲異物矣千秋萬歲誰其知我會子論士以爲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僕則謂死則乘天化生則盡人功其事簡約易行也近日人情好尙在巧利輕儇如僕者世恒以爲迂拙然僕於此頗用力使終身迂拙正可自負但不可向外人道與君相聚久知僕故便及耳吾儕不相見猶可不相知則不可矣病餘無事裁書敘心邢丈景園有獻歲元夕之約當得面晤不宣

上姚姬傳先生書

宗傳再拜奉書姬傳先生閣下古今不朽者三而立言居其一自周秦以後節義功名之徒代不絕書於史冊至有道論文閣中肆外卓然成一家言者數百年乃一見焉嗚乎何其難也竊聞海內之論古文莫盛於桐城桐城自褐

文一

七

夫望溪海峯諸先生外著述可傳於後世者惟先生天下皆知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矣蘇明允謂歐陽永叔之文章天下莫不知之而已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宗傳於先生亦然何則古文者古而文者也先生有言曰文章之源本乎天地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剛者至於憤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頽廢而闔幽則必無與於文此千古至言也先生之文取經史之精合剛柔之體識解超悟語復精詳史公之簡潔退之之雅健蓋兼有之而不留其跡而先生踐履清潔更有過人者是以溢乎貌而見乎文都無一毫塵俗殆九州靈淑所鍾非直挺秀於桐城已也夫文章有定者也嗜好無定者也揚子雲微時以布衣召見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卒之子雲成就不出其所自好宗傳前以所爲夫差等論質於先生謬蒙許其

才氣命勿以賢於流輩自喜精心古人求其深處必有卓然自立者既聞先生高論又取所爲文字心摹手追想像其意境願終身北面事之惜不多讀先生之文以爲恨或者性之所近非必媚人以求知己也宗傳賦質顛愚人事絕無所好惟文史是耽成童以後卽妄意推測古人時方從事科舉靡微精神無非章句排偶之學不幸厯膺多難幽憂之疾抱痛於心又迺家累授徒鄉里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謂可埃之他時蹉跎荏苒已逾三十日月益促舊學消亡自古文士多窮而窮之甚者至欲讀書而不得則宗傳是也嗚乎亦良可悲矣今歲走京師應禮部試無所遇同輩勸留希圖薄祿自惟頑不知道窳不任事持手而食碌碌因人政復何益且所學不足以自存雖厯金門上玉堂徒增顏汗耳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古人其

文一

八

有明訓也思退而處菰蘆山澤之間鍵關一室稍稍窺探古人以酬曩昔之志而窮鄉僻壤又無老師大儒誘掖以進於道譬諸冥行無燭將俛俛其何之乃者決計南歸間關三千里車馬馳驅無日不有先生在於夢寐近且與世疎闊寄食於所親誠不自揆力欲掃除俗學而神志荒感涉獵不精憂惶慙愧恐此事又復徒然嗟乎人生於世當圖所以自爲三數輩知交得意以去顧獨憔悴迢迢侘傺失志徒終日或歌或泣讀時士不讀之書抱此生未必能成之志飢寒日偪卒歲無歸其知者憐之其不知者笑之矣夫非有生平之素而喋喋以求諒於人宗傳知其妄也苟非其人斷弗肯爲也先生品高學卓而又去其羣泰取其衆和人咸樂就之獨至於論文則多以爲過高不可及嗚乎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響必駭心瞽人固未可與

道黑白也宗傳每見先生則胸中之氣勃發欲取無能之辭就正於左右自顧拳曲之才奚可質大匠問者懷不能已忘其鄙陋冒昧自陳夫昔之有道能文者往矣不可復見矣當吾世而有先生生同州里幸常接見又殷殷開示俯而就使可仰而跂而必支離廢棄自屏於門牆誰之咎也嘗竊怪世之後生小子挾冊遨遊聞某地一鉅公不惜裹糧負笈徒跣相從於千里之外而鄉有先輩文行卓卓者輒因近而忽之彼爲先輩者亦以里閭之地豈必有人日求四方英雋賢豪以傳其學凡人賤近而貴遠善乎桓譚之論哉宗傳以爲二者皆非也文章之事非可以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豈可以道里較量也哉特視其人之可求不可求抑可告不可告耳宗傳於先生不敢稍存世俗之見謹以所作詩文繕寫呈上先生亦可諒其心矣乞賜覽

文一

九

觀加之教誨則不勝幸甚

再上姬傳先生書

姬傳先生閣下歲戊午宗傳嘗至金陵謁先生於鍾山講院曾以伯父之喪告於左右乞存數字以光泉壤先生比諾之未遑以爲去年春拜先生於家復以爲請至今未蒙賜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士之欲托以傳者比肩接踵多所謝絕宗傳過不自量瀆至再三而己者則以宗傳於先伯父有父之親有師之尊而又有知己之感死生之托者也宗傳五歲受書伯父鍾愛之甚十歲攜至潛川學舍寢興寒燠飢飽日周察之及應試舟車上下未嘗相離宗傳受性迂愚又多痼疾支離脆弱伯父提挈覆露者十有餘年至於學問文章恒揭所聞於先正者相啟迪謂士當立志以古人自期母鶩於功名而詭遇求獲其教宗傳者

至矣家貧授徒於外伯父恐其失學太息傷懷逾時不見忽忽若有所失雖觸事盛怒見宗傳則霽顏笑談不勸嘗語人曰吾氣度學問皆不如宗傳也嗚乎愛之者抑又深矣伯父生有異才少時苦心學問力求異書挾策交四方文士時同里劉海峯張螺岑兩先生自負才地見所爲詩時深以爲恨而屬望於宗傳晚乃放意山水園林嘯歌以自適其志亦誠可悲也歲丁巳春伯父病執宗傳手而痛曰余生平志事惟託於汝今病將死矣姚先生於我辱有一日之知恨相見晚也我死汝乞數言誌我無餘憾矣宗傳涕泣識之未敢忘夫急欲表彰父師者子弟之愚衷也而樂道人之善以傳者賢人君子之職也昔曾子固請歐陽永叔爲先大父誌銘洵託之得其人而書之公且是今

文一

十

天下未有子固者先生則歐陽子也極知先生之文不苟作宗傳之請未足以爲重而身後之託垂絕之言安忍忽置且海內未嘗絕無能文者而與伯父少生平之素質貿干求毀譽失真適滋垢病宗傳弗爲也若假於少知涉筆者連綴成篇無論文不足錄令人齒冷就令粗有可觀而欺伯父於九京則又不敢用是潔誠齊慮再請於先生惟哀其迫而垂鑒焉宗傳再拜

答呂禮北書

去秋接奉手教累牘連篇於簿書雜選時一爲展讀若熱渴者之沃以清泉也僕入官以來得此蓋寡比欲裁答不果又恐寥濶數言不克盡意今春抵瑞安兩書皆未見報及閣下膺大故亟欲一唁由郭樸齋寓書想已達閣下才氣過人復留心經世略每聞一事輒手錄見之施行此僕

所欲做效而不能及者也慶元夙稱難治閣下下車後民情怙然頌聲翕然又僕所聞風欣羨而以爲近今罕觀者也乃閣下不以自足凡與僚友書及僕輒殷殷嚮慕今又以聞於劉王二君者謬相虛美且詢作吏之道於僕嗟乎朋儕過譽之言安必其可信哉閣下非輕許可人者顧乃於僕若此豈欲激厲之以成其材耶何閣下相待之意厚也僕自戊辰歲來浙江於今七年中閒任吏事者數月耳此數月中能有幾何建白而足見稱於人耶然往往見稱於人者亦良有故昔周公語魯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世而下當無有易其說者僕嘗誦法斯言試之爲吏故每莅一任因時而酌劑隨地而變通不敢爲矜奇弔詭事並不敢有高世駭俗議論以此居心而宰物其能平易近民乎抑尚有未盡能近者乎其他則皆抱愧於中者也瑞安疲弊甚於他邑近日催科不勝拙困誠有如閣下所云雖陽亢宗不能不書下考也閣下行且西矣未得握手一別殊難爲懷前所論詩文多與鄙意相合亦閒有不能合者閣下在衰裡之中焉敢以是相瀆待他日細論之耳盼望旋旌無任馳溯不宣

答房景星書

別後約至潛川一晤足下不果來至今悒悒辱賜書極許可僕詩文謂桐城增一作者必傳於後爲桑梓光僕聞之愧悚交并夫讀書而至爲文人豈得已哉古之明道者不欲以文見至以文傳於後世抑又難也桐城指數者有人吾輩以爲卓卓可傳矣更歷數十世百世其傳與否吾不得而知卽其文果傳亦未見其有裨於桑梓况如僕之謏

陋者哉僕非有意爲文其始迫於酬應偶一涉筆旣而朋儕謬相稱引遂戢戢日多其於古人無萬分之一足下比之退之謂毫髮與古人不讓愛我哉勵我哉惜乎僕不足以當也然而僕之於文亦其性所篤好雖憂愁患難之餘貧病交攻有閒暇卽取古人文讀之爲之寢食俱廢癖也其奈之何哉足下天分過人充其才力可以自進於古惜爲家所累耳僕生平絕不以家自累自妻孥至僕隸數十人其飽煖與不顧也其飢寒與不顧也吾與爾各有其命存也惟歲月已逝德業不脩彼不能爲吾謀吾又不能誘之於命者則無時不以爲憂耳吾鄉講學術者希矣許萊庵爲校官以去項葆真化爲異物足下所與言者誰哉僕近日友朋之樂勝於故里然樂新知棄舊知非本心也故輒以不見足下爲悵期足下以勉僕者自勉也率布奉覆

不宣

答陳碩士編脩書

宗傳再拜謹復碩士先生閣下七月二十日接賜書欣慰無旣曩識閣下名己心儀其人矣後自都門來者具述閣下雖處京職絕不櫻情仕宦夙夜砥礪以古人行身植志自期宗傳聞之未嘗不躍然起也遠隔數千里無由會合又領縣事日與案牘爲緣文字濶疎擯棄於當世儒雅之林久矣不意閣下因一二友朋之說遠辱下問意氣懃懃以學問之通於治法者用相推許嗟乎龔磨乎事業奮發乎文章韓氏之學也如宗傳者焉能之古人講明於天人性命之理博觀於理亂興衰之故於古今天地名物皆瞭然於心目之閒而無毫髮絲粟之不詳且盡者其不得志終身蘊之而已其得志則措諸經綸書諸簡冊皆足明道

義以維風俗蓋其施之政事者不求之政事也其發爲文章者不求之文章也一而已矣後之人在野則學爲文入官則學爲政且有謂入政則不可爲學者此吏治之所以日衰而文體之所由日降也閣下謂旣膺民社其所設施必見端倪於文字之間是於古人通經致用者一以貫之矣宗傳學疎才拙於文字一道未能窺探古人至試用爲吏將十年矣政治何有也且宗傳之居官非本心也自度其性情不可以入仕路屢欲引退而時勢有不能者嘗以爲居其位而不事其事與事其事而不稱其量皆不如其已也故宗傳所中心汲汲者澤不親人無以答君親而信朋友每念及此慙悚無地而見愛者謬相褒美閣下亦以爲可信母乃亟於獎善而未暇察其眞耶京師人才所萃宗傳欲居此以拓見聞羈於一官不果嗟乎人生數十年

文一

三

於世官爵之崇卑何足計惟品望足重於時而文采不沒於身後者爲可貴耳天下可與言者希矣閣下知我者故放言及此蓋大有望於閣下也伏維鑒察不宣

復呂禮北書

禮北兩次手書多繩削古人又評騰當時之能事者其論頗當然自謂語多狂悖嘻誤矣僕正恨禮北之不狂也禮北論文嘗有涉於小就者論人嘗有過於獎借自任嘗有過於退讓者夫退讓所以明禮妄自稱許誠非學者所宜然僕觀從古賢人未有不大有爲者亦若是會子誠篤人也而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會子誠篤人也而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若孟子則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韓退之上皇帝書曰雖使古

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此數君子者豈好爲大言哉蓋其自命重則所見遠所見遠則持論高彼其自稱許者皆進德脩業世道人心所維繫蘇子瞻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今之學者百不求逮古人獨一言不敢自許將其讓德盛於顏曾孟韓諸君子豈其然哉僕生平極致力於謙讓者惟論人論文則不敢存卑靡之見非刻以待人竊謂古君子嚴以自待宜若此禮北自今以往無患於狂而一以古人自任則事功學業必有迥異庸俗者是乃僕所望於禮北非禮北僕亦不出此言也再拜不宣

與王玉衡書

某頓首玉衡大兄足下別十餘年矣自莅浙江後簿書歷碌無嘉況可告良友且與足下通問必連及學術文章非一二語可罄屢裁牋輒止昨兒子從故鄉來道足下古誼

文一

十四

肫摯兼作詩以寄而未具覆疎慢至此足下能諒宥否耶僕嘗謂學問之道必才分得天者最優又自堅立其志然非得名師訓迪不免誤於歧趨也得名師矣守其塗轍矣若無二三良友亦不能攻錯以底於成孔子謂益友三直諒多聞是也今世求多聞者尙有之而直諒則不易得夫人非至不肖孰肯作僞以欺朋友者諒猶易也而直則殊難然遽責朋友之不我直不可也夫朋友有能直者有不能直者見理明則能直更事多則能直行己端立品峻則能直其有不直者非必處心不直也才不能直氣不敢直故不如其不直也此近日友朋之弊也足下於書無所不讀可謂多聞矣立身處世可以自信可以共信諒非所難矣處儕偶之間無世俗阿容之態僕聞名造訪兼以文就質果能不棄蒙鄙指其瑕疵導其窾窳殷殷以古人之道

相期可謂直矣此僕所久求於今人而不得者一旦得之私心喜甚然退而自取所爲文觀之鄙類百出似足下抉摘猶有未盡者豈謂僕與足下非有久故之知交淺不可言深耶繼自今交日深矣所望於足下者厚矣且夫以正言加於人者直也能受人之正言亦直也未有不能受正言而能望人之直者足下可以諒僕心矣近時海內論古文者以爲莫盛於桐城前此龍眠古文之刻卷帙頗多僕曾於友人案頭見之今已不可得矣繼此若望溪海峯惜抱諸公皆有刻本行世惟褻夫飲光之集雖已刊行惜乎顯晦不同耳外此潘木崖胡龔參左策頑劉伯固諸君子皆以古文著名僕則未之見且更有僕所不及知者嗟乎勤一世心力以抗希乎古人身歿而其名遂泯僕竊恨之嘗欲彙刻其文以存其人於後世而羈身薄宦不能於鄉

里間大爲搜葺思足下耑業於斯聞見必廣倘能悉心收訪共成此志耶僕年來續有所作嘉惡不能自知謹繕本呈閱希大爲刪削之無蹈近日友朋之獎幸甚幸甚外爲足下文二篇夫文之單行者不以序重僕之序尤不足以重足下之文足下亦未見屬而顧區區爲此者思足下不見覆閱其文走筆書之昌黎所云相親重之道耳非謂他日刊集必以此弁首也然亦可以見僕之過於直矣左君匡叔亦吾輩之直諒多聞者與君舊好今來僕處其家常通息耗足下有惠報可託彼致之餘惟善自珍重不宣再答陳碩士編脩書

辱賜書縱論古文及當世文士而徵及鄙作愧悚無似海內以古文推桐城以前有方劉諸公近有吾師姚先生也先生自病才弱閣下以爲深於文事之言此正閣下之知

言哉或以爲阿其所好不必與辯先生著述具在後世自有定論劉明東異才也其曰文無定法自是高論然古人之工於文者固未嘗拘於法也善用法乃所以善用才明東不免縱橫習氣宗傳嘗忠告之而其氣未能下若充之以學加之以養一出於粹然儒者之言則今世之儁罕有其匹姚石甫與明東交最善乃吾輩之矯矯者其文豪放自喜才氣過人且留心經世之學近作令於閩頗著政聲將不僅爲文人已也魯賓之抗心希古爲文條理燦然兼能不以貧自累傑士也惟論人文字必揭其短以示人似尙有矜氣未化耳閣下之文清真簡淨自抒胸中所得不與世俗爭名今世作古文者亦知其體甚尊矣然往往以餽釘之學參入其中於義理無所發明惟摭拾古書以誇博奧甚者以佛道怪誕不經之說大書深刻以希傳世而行遠皆好名之心勝也古人文必可讀此等閱且礙目況讀耶閣下無近人之病是真能守吾師之法者也計今足副吾師之望者舍閣下其誰哉閣下官清要而尙曰因官廢學況宗傳之爲風塵俗吏者哉宗傳所作無佳者應舉之文尤非所好皆無刻本今各繕一冊寄左右詩草散漫無寫手當再奉教平湖謝事兼讞獄他邑數月閒無須臾暇淹滯至今罪罪希亮警不宣

示景枚

汝今多病吾不忍以學業督汝然病者身也而心志則不能病也當病之時宜息養其身而不可頽惰其志氣且安知夫病之久而不愈乎夫病同而病之者異古人有咏病鶴者有咏病馬者鶴與馬雖病而其凌雲之氣追風逐電之心故在也雞犬豈必不病而古人無咏之者彼卽不病

固無望其高遠耳余嚮者抱病十餘年志氣不少衰而病且復於無病何也立心堅確陰陽亦退而聽命也汝勉哉其爲鶴與馬之病哉

贈盛宗熒序

昔孔子嘉顏淵屢空而惜子貢之貨殖其所謂貨殖今不可知而太史公爲列傳乃謂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與白圭陶朱倚頓者流駢稱而指引嗚乎此史遷之謬也然遷又曰鄒魯濱洙泗俗好儒及衰好賈趨利夫以儒而好賈謂之衰則知賈而好儒之可謂賢也涇縣宗熒盛君幼從季父服賈於桐城轉徙者有年矣顧性喜詩書常手一卷不釋聞有詩人必造訪錄其稿以歸間屬和亦成章可誦尤工作草書然皆不以自鳴余久聞其名一日見之被服完素恂恂然讀書者也余退而歎曰賈人中有是哉

文一

七

頃之二三文士燕飲入其室白菊盛開相與脫巾取醉談書史懽甚自言家居去桃花潭十餘里唐人汪倫送李白處載酒往遊風景如畫余聞之卽欲招良友擢小舟蕩漾於潭水閒也嗚乎盛君豈賈人也哉世常以市道交爲可薄夫居市而市心者誠可薄矣彼褻衣博帶而挾心計析秋毫者其賢不賢居何等也因書以贈之

贈閔天錫序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天地靈淑之氣至此而極山川明秀時有龐年碩德之士挺生於其閒顧往往蘊奇不出中州人士並不一耳其名者什蓋八九其地其勢然也嘉慶戊辰歲余就官武林王子定一者臨安蒙自人也亦以是年成進士來浙蘊籍東脩無近世文士澆浮習叩其淵源所自則曰余受業閔天錫先生二十餘年先生爲諸生屢試

鄉園僂得復失晚乃貢成均人咸惜之先生不以屑意也性純孝承事二親不忍暫離授徒鄉里雖有敦聘之者堅弗就友愛兩兄三弟自孩提至白首未嘗稍衰其甄陶後學也凡執經問難者必剖析毫芒窮其闡奧或貧乏不能就學輒以膏火伙助之前後受業百餘人掇科第者相屬其他亦皆有所得余聞而善之因語王子曰士無遇不遇而抱質含淳內行篤實且能深通經術型訓方俗是皆爲天地國家培養善氣掖起人才者昔文中子講道河汾房杜出其門下其後二子勲業冠乎有唐卽河汾之道行也士固有幽光潛德屏棄一時門弟子得時而駕藉以流傳不朽者子其勉乎哉吾聞目則山二十餘峯橫列如畫閔君翛然杖履彈琴賦詩者年邵德蔚爲人倫師表余且望其山川欲從閔君遊也定一喜曰有是哉請書之以爲閔

君贈

贈湯滌庵序

嘉慶十五年冬郡邑奉

天子詔行鄉飲酒禮鄉飲酒禮舊典也以敬老以興賢非高年碩德者不得與而膺大賓選者較介賓與衆賓尤隆是時廬江湯滌庵與其事先是邑侯與鄉先生擇於境內謀可以當大賓者僉曰莫如湯君宜遣博士造廬請君辭不獲許至日敷席明倫堂邑侯盛冠服迎庠門外引君就賓坐洗爵獻酬揖讓悉如儀以次介以次衆賓樂興工歌畢禮成而退園橋門觀者莫不爲湯君榮王化之行也起於鄉士君子之修德成名先於鄉邑未有聲聞不孚於近而可以動遠者也古者主賓往來稱拜惟鄉飲主人戒賓賓曰拜辱明所舉不稱則爲舉者辱也賓拜賜主人報禮

亦曰拜辱明公罪榮辱彼與此共之也且小雅諸侯之樂而鄉飲升歌用小雅以爲禮盛者可以進取也推原制禮之意而公卿爲國求賢其致敬盡禮以相勸厲者可謂切矣士當進身之始必以道自重而不可苟於自待者又可知矣時事日媮禮節多不如古獨鄉飲舉行猶有先王遺意可不爲綜核名實也哉湯君敦行於鄉師表人倫久矣自今以往深維國家所以崇酒之義益懋修其德而以和飲萬物鶴之鳴九臯也聲聞於天雷隱隱起於澤中不瞬息而震驚百里由是人心醕風俗厚其獨湯君之榮實邦家之福也宗傳喜親見其禮儀因援筆書之以爲君贈贈蕭松齋序

自孔孟而後道學倡於朱子其生平講學之地紫陽之山白鹿之洞章章矣而考亭晦庵之蹟皆屬於閩之建陽蕭芬圃進士其地人也爲余述朱子滄洲寒泉諸精舍及東萊呂氏蔡西山父子讀書處遺址猶有存者蓋山川淳厚之氣適於他州生其閒率以闡明經學敦倫飭紀爲務而不亟亟於仕宦功名

文一

九

國朝建陽先喆二三人其繼起者也若芬圃之尊人松齋先生殆亦有前賢風烈者歟先生少讀書經史靡不通曉十歲失恃弱冠尊人宦游四方家計無與措拄者由是捩當一切無暇爲章句排偶學先德見背事愈繁諸弟雖析居先生悉爲經紀久不懈中歲失偶或以續妻勸先生曰吾德不知曾參固聞古人明訓也笑謝之先生繕性極嚴奉身極儉而精神所萃惟刻勵子弟以成材當芬圃幼學時自爲指授久乃聘請名師遇有加禮芬圃兄弟日有聞然先生視富貴利達淡如也舊歲芬圃成進士需次浙江

先生意不懌己而令湯溪迎養弗至明年六月忽報先生來蓋先生密加偵訪視芬圃之治湯溪何如既聞民皆歡頌而後欣然入署也於是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十誕辰芬圃稱觴於堂屬余文爲壽余應之曰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不能兼也浙閩地近東海自漢元鼎開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遂爲內地迄今數千年衣冠文物匹於鄒魯理學氣節稱天下芬圃以閩人而仕於浙猶東西州也先生由閩地就養於浙猶內外戶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湯溪人之頌芬圃然也持是以爲親壽芬圃其樂何如而先生喜可知矣

贈鄒雅存序

古今遠大之境非有才而守者不能造也然必至性有過人者而後才與守克底於成才長守固而不致力根本之地至性未足以動人皆不可以語天下士也武進鄒君雅存承其父學工六書善摹勒古人遺跡士大夫雅重之性喜遊聞某地有名勝不與一人俱必前往泰岱嵩華武當匡廬中條登覽殆徧嘗舟次黃州欲觀赤壁舟人以風阻君毅然渡江風浪幾覆舟君擊楫大呼曰得遊赤壁死不恨卒遊以歸其狂致磊落如此所至孤介自喜不以口腹累人居幕府十餘年無遊士干謁態其狷又如此先是其父老且病客豫章兩年無息耗君辭母氏曰此去不見父不歸矣會其父踪跡靡定百計始得之卽迎旋里宋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忠公君二十六世祖也有祠在晉陵屢脩復圯君鳩族建之拓其舊制一日徒步詣京師告桐城姚侍講元之曰道鄉公祠成矣請爲書聯額問其來無他也侍講偉之以告余余曰此其至性有過人者矣抑余更有

進焉道鄉直言廷諍史稱爲古忠臣稟承母訓史稱爲古孝子及被竄嶺表田晝迎於途曰君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史稱爲古良友余不知雅存之志將挾其才與守自鳴得志蘄至於古人之一行以傳耶抑推廣仁孝於父祖之念抒發其至性以繼述道鄉公之志事耶雅存必有以自處矣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章子卿使貴陽序

貴陽禹貢荆梁以南之荒服也自秦取黔中漢屬牂牁晉永嘉後沒於蠻夷其以地內附自宇文周始諸番雜處叛服靡常我

朝

聖武布昭外薄四海闢其界爲滇南門戶冠裳禮樂與中州等然而高山穹谷虧蔽天日走者出嶺崖窾寄岫肆中

文一

三

徑如懸髮緣絙乃升加以密箐陰翳哀禽叫嘯蛇虺蟠巨木忽觸顛落則人馬驚駭以故中州仕宦行旅者望而不敢投足章君子卿仕於浙爲離尹歲嘉慶己巳以上官之命轉餉茲土子卿儒吏也昨歲以餉使入平涼境關河雨雪飢渴載塗七閱月乃返踵勞未息復有此行得無於中鬱鬱乎雖然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是役也於水涉錢塘洞庭沅江瀘溪煙濤之浩淼於山覽廬阜衡山玉屏岳麓之雄秀且也登銅鼓之峰探靈泉之穴莊躋之所開拓伏波武侯之所馳驚而經營田思鶴之所捍禦壯其偉績可以慷慨悲歌攄其懷抱也子卿行矣

方氏族譜序

嘉慶歲己未方君澤友輯宗譜問序於余余叩其略曰吾族始自婺源遷涇由涇復遷桐城者曰廷尙公十餘世於

茲矣今在涇者魏科廡仕不絕而派分既遠收族良難惟籍隸桐城者子姓漸繁恐其蕩析離居莫可統紀思早爲聯屬之此吾譜之所以作也余按古者諸侯之適子嗣爲諸侯其支子之爲大夫士者稱爲別子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康成註云別子諸侯之次子始遷他國者然則廷尙公遷桐城爲方氏居桐者之始祖宜也夫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四人今則姓氏繁多而枝葉蔓延於天下有不識其本幹所自來者嗚乎誰非黃炎之胄而散漫至此歟古者宗法行世次不紊漢氏公侯崛起多不能言其先世曹魏以降姓氏載在官司爰有譜牒迨晉室南奔而稍淆亂矣唐之世故家大族有可溯其淵源者厥後離爲十一國而宗譜復磨滅無存末俗門第高矜誇閥閱自諱小姓不顧瀆其祖宗郭崇韜所以貽譏後世也

文一

三

夫周道親親蓋其重也而聖人曰親親之殺夫不殺其所可疎將轉疎其所宜親者然則以始遷爲祖而譜牒由茲起例此禮意卽宗法也自天地剖判以來社稷之子恒起單微而況齊民之族歟卽安見桐城方氏不更顯於涇而奚以遠引爲余嘉其得敬祖之道卽其創始知其子孫之勿替也於是乎書

陳氏譜序

古者帝王之興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在周時天子重神明之胄使少史奠繫世而紀以世本維時姓氏之分端緒畢備延及春秋黃農農虞夏數千年之統可考而知也其後姓分爲氏氏分爲族支裔流別至於遠遠不相識者有之蓋自秦漢以降公侯將相崛起草野之間不能詳其世系魏晉之時依託謬妄卽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

氏自謂本於蕭何望之晉宋以逮有唐愈以姓族相矜尚若崇韜拜子儀之墓義甫攀李陵之宗尤可爲嗤笑者蓋上古無掌繫之職而私譜繁興其舊亂而失實也甚矣陳之受姓始於滿公封陳所謂神明之胄以國爲氏者也自時厥後見於載籍者春秋時子車子亢東漢陳實爲太邱長居潁川及叔明遷 都同居十三世屢以義門旌表唐宋之間而其遷江南之涇縣者自謙讓公始明之季世或遷六安或遷廬江其遷六安者曰國華國慶國道遷廬江者曰國覺迄今數十餘世矣支旣繁里居亦遠而和來和脩譜謀以謙讓爲始遷祖而居廬江曰某某者問序於余余謂敬宗收族乃尊祖之大者白虎通云宗者尊也所以紀理族人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有合聚之道

文一

室

也夫五宗之廢久矣近世高祖以下共相爲服猶有小宗遺意而大宗之法蕩然無存所藉以湊聚族人者惟譜牒是賴往者嘗怪明允譜蘇氏之族獨詳其父至於高祖而他人不與且弗載其始遷之祖此謂之譜其九族可耳而於收族之義未盡也今陳氏聯屬三支新其家乘俾祖宗一體之愛不至相視如塗人又弗遠引荒唐以矜世胄溯自遷涇以下較然具在此誼之最近古者故不辭而序之范氏譜序

余嘗謂三代而下其品行可爲師表者尙不乏人而范文正公其首選焉非謂他賢學術經濟之盡不如公也蓋處窮不易其操處達不欺其素事無大小曲盡人情有能人之所不能者公正色立朝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其規模具於秀才時不待言矣卽其施於同族誼美恩明百世下聞

之猶有油然生感者爲子孫而戚以公爲式後人其有不
昌者哉十數年前薄遊姑蘇訪求公之後裔衣冠文物甲
於吳中旣而過高義之園拜天平之墓慨然太息爲之賦
詩以去又逾年需次浙江以公事至明州登范氏所謂天
一閣者其藏書之多過於中秘書

國家脩四庫書嘗取資焉蓋自有明至今子孫世守閱三
百年海內無與媲美者余又慨然太息歎文正貽謀者遠
不然何以他賢之後或且寥落無存而彼獨多賢若此也
桐城有范氏文正公裔也當元末時惠孜公由姑蘇徙建
陽嗣是徙太平徙唐溝其遷桐城者則福士公也子姓漸
蕃支派日別先是故有宗譜旣兩脩之至今又百餘年矣
其族人曰某某謀爲重纂且將葺事適余歸自吳越問序
於余昔文正守錢唐過故里與族人高會編閱家集續爲

文一

譜

宗譜范氏之敬宗收族有自來矣今其雲初猶有前賢風
烈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且余始祖成五公亦於元末由
姑蘇唐溝遷桐城當其先安知不與范氏先人相協厥居
洽比而且婚姻者乎今余所居曰龍城山范氏所居曰鰲
山皆在桐城東鄙峰巒相望煙火亦相望也余旣景仰文
正生平幸與其子孫在吳越者相友善今反於桑梓之間
又值其後嗣克纘前人緒業此余所懽忻踴躍而不能已
於言者也其敢以不文辭

桐城姚氏支譜序

吾鄉姚侍講元之葬其祖考妣及妣於順天府三河縣慮
子孫久遠將爲北平姚氏而忘其祖之所自遷與系之所
自出也乃作支譜夫譜所以詳宗族而歐陽子曰世久則
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遠者

略之近者詳之侍講師其意斷自十二世開化公以下以公世系雖稍遠而與君高會同居榮錫堂誼甚親也姚氏自吳興遷桐城蔚爲望族由科第爲達官於

朝者衆矣敦行孝友窮經著述之士亦較他族爲多侍講年少入詞館與其弟子卿五官正常同居京邸勢難返故里而營窀穸其移葬北平侍講之不得已也葬於斯將聚族於斯支譜之作亦其情所不容已者也往見蘇明允爲族譜自身以上五世特詳而其他從略疑於收族之義未全自今觀之此亦蘇氏之支譜耳且古者譜牒之學專以紀世系辨昭穆後世史家所載若英賢錄官族傳則稍集嘉言懿行以附益之而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魏公家傳則以子孫而紀其祖宗然止一人事也及明察明氏世錄崔鳴崔氏世傳則通紀一姓之人世運移遷文體沿革固

文一

五

未可局泥於古侍講自一世祖下皆紀其事蹟而開化公後尤詳名爲支譜而合族之義寓焉其荒遠不可稽者概從刪削恐蹈後人之謬妄也其論爲人後與一子而後二人者皆闡禮經而準人情之至當世之輯譜者可取則焉有是譜而姚氏子孫居北平者雖歷數百世而祖之所自遷與系之所自出咸瞭然心目之間雖葬北平猶之葬桐城也侍講之用心苦而其事可嘉矣余與姚氏同邑而兼姻好侍講以是書見眎爲序其所以著如此云

柳塘詩序

士有挺奇氣具高識上下今古發爲文章出而掇巍科膺顯擢則以之潤色鴻業播今石而被管絃不難與臯夔周召吉甫奚斯諸人抗手於數千百載之上其或數奇不偶退處窮廬廣心肆意於天地江山風雲花鳥蟲魚百物之

變態馳騁筆墨作爲詩歌以抒寫其懷抱與古人之賡颺雅頌者較工拙於毫釐斯固審時赴勢者之所不願爲而亦有道君子之所不可廢也柳塘王君少負不羈才慨然欲有爲於天下已而潦倒場屋決然舍去修行族鄙閒激濁揚清名聲洽於鄉邦矣而其瓌偉磊落不可遏制之氣往往發之於詩所著思善堂稿百餘篇鍊格選調不落唐以下思沈色鮮聲與律應爲近世詩人所希有余久知柳塘之工文詞而未知其詩之超邁有如此也柳塘家浮山浮山空靈甲天下意者山川清淑鍾於柳塘柳塘窮於遇而達於詩乃所以發洩之與是爲序

張荔園詩序

古之能詩者非有意爲詩也觸於中之不容己而有言言之不足因爲咏歌嗟嘆之至於達其意而止故周以前無

文一

美

自號爲詩人者亦無謂詩必若何作乃善者然而雅頌之什叶於金石通於神明傳諸萬禩而不朽詩如是足矣又何加焉自五七言體興歷漢魏唐宋以迄有明作者紛紛轉相倣倣剽英獵秀炫其采色音聲以求表見如是傳者乃不如昔豈功力不精與抑天靳其才使後代之人必不古若歟非也有意爲詩而詩轉不工也余與友人譚藝以性情胸臆四字爲宗無性情胸臆而強從聲律未有能工者也北遊燕趙中至齊魯南走豫章東抵吳越持此以求海內詩人能當吾意者絕少今來括蒼萬嶺中乃得張君荔園荔園取科甲當爲縣令以親老就校官居蓮城二十餘載奉母色笑視身外浮榮如唾涕其性情眞詩人矣括蒼浙東名郡也南明白雲三巖石門之勝甲於他州荔園暇日搜奇每信宿流連不能去性不喜飲而酒觴無荔園

不樂與之語飄飄有出塵氣雅愛蓄蘭閨越之種羅植階
下花時一觴一咏雖晨炊弗繼無所動於中其胸襟更有
超出恒流萬萬者故荔園無意爲詩而詩乃益工且富今
年春以所著蓮城草畧余余誦之麗而不雕也巧而不鑿
也溫然玉朗然珠也燦燦乎新濯之蜀錦也澹蕩乎風水
相遭而閒雲舒卷也無憔悴之思無鬱湮之色而於君親
朋友兄弟閒情懇尤至至於摹繪風月刻劃山水天籟迥
爾使人讀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余乃歎荔園之性情非猶
夫人之性情荔園之胸襟非猶夫人之胸襟荔園之詩非
猶夫人之詩也非猶夫人之詩乃真詩也荔園告我曰余
年四十成進士乃學爲詩故詩無高格余日以格論詩亦
後儒之見也孔子刪詩統曰思無邪耳曷嘗以格爲高下
哉且唐以詩取士而李杜無與科名高達夫年過五十詩
名乃著荔園工詩之年早於達夫而作詩之遇榮於李杜
矣自抒其性情胸襟浩浩落落於今古天地之間可耳又
何格律云乎哉

陳策心先生詩序

文以氣爲主氣以清爲難昔之論詩者大抵然也吾謂清
非難也清而奇則難使清而不奇澄潭淨沚空虛映澈而
蛟龍不鬱其靈珠玉不孕其彩未足爲寓內瓌觀也近日
詩之清且奇者其策心陳先生乎先生居縱陽江上漢武
帝射蛟擢歌之所詩人劉海峰遷徙之鄉也少時覽古興
懷輒多雋語其天門山律句海峰尤極賞之余謂先生詩
其古近體皆有得古人深處天門七字豈足盡先生奇哉
今取全集閱之山崩峽流也蒼松斷壑也琴之泣也劍之
鳴也父老話桑麻而士女嬉春景也情真也語確也清之

至也奇之極也而究未足盡先生也先生古貌古心根於天性終身不違親不干祿不欺友翱翔青冥之表旁礴萬物之先其殆吹風飲露乘雲氣以遊者耶世俗塵垢糝糠何爲也哉宗傳世父抱犢山人每數朋輩必以先生爲最曰吾欽其品更勝於詩也山人所交不啻衆而推服先生乃如此山人故與先生同爲海峰先生所稱許者也嗟乎海峰歿數十年矣山人謝世又十餘年先生壽躋八秩視聽不衰白頭鐙火歌聲出金石宗傳每過樅陽拜先生於荒江老屋緬想海峰之風韻抱犢山人之緒言感念身世百端交集而時復破涕爲笑者則以有先生也先生以詩集屬序因爲書之以質諸天下之能詩者

楊蓬苑詩序

山右楊君蓬苑需次於浙有年矣歲癸酉余遇於武林把

文一

天

臂共語悅之明年余在章安君以吏事來出其倦遊草讀之乃知楊君詩人也嗟乎詩與政通固仕宦者所當從事也世之人一行作吏輒舉此事而廢之至於冷曹微秩投閒置散處伺候奔走之場作隼首帖耳之態爲促訾啜汗之行久久而性情變矣面目更矣語言少味矣楊君出汾晉客秦涼走燕趙齊魯吳越之區周迴萬里前後數十年其入世不可謂不深也少壯客遊老而馳驅王事備歷關河雨雪舟車雜選館舍蕭條之境其所遇不可謂不窮也然乃溷跡泥滓之中抗志雲霞之表飲酒自娛哦詩綴文以自適敝衣緹履徜徉塵市中不知其爲仕宦者流也鳳不與鷺爭食鶴不與雞爭處彼汲汲於富貴利達以自媒於昏夜自銜於白日者對楊君得無愧乎然則楊君之詩可知也已

黃平甫詩序

余素不佞佛詩中亦未嘗作禪語也然竊聞詩之境以得禪家妙悟爲上故王右丞之詣獨冠盛唐論者稱其意興高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余心愛之而不能爲持以衡古人及海內之能詩者亦往往難之豈非天懷曠朗不可索諸語言文字也哉黃君平甫示余以詩其摹情寓物猶夫人之詩也其雋旨逸韻非猶夫人之詩也其殆收視返聽得諸靜悟者多歟與之論古則亦津津於右丞之詩也故余見平甫如讀右丞詩平甫鄉舉後八上公車不得第爲校官於章安足跡徧燕齊楚越所閱人物山水悉於詩發之大率猶夷閒適溫深雅潔不蘄與右丞合而自合也余學詩三十餘年凡蒐奇弔詭之才飛動票姚之筆攻險押強之作沈鬱頓挫之篇嘗雜取而讀之聚千古詩人於一室古人歌余與之同歌古人泣余與之同泣蓋性情之僻且狂若此然自取所爲詩觀之則劍拔弩張之態者十居八九求一二造於平淡者幾不可得對平甫能無嗒然自喪乎行將謝絕世緣退處於高崖斷壑幽林間釋智忘形冥合萬物俛仰四顧寂歷空濛然後取胸中之所得而落落書之庶幾與右丞平甫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也

陳簫樓詩序

詩文人爲者也然有天事亦若有地氣焉夫星有分野井有分疆詩文未嘗分畛域也然古者十五國之詩風氣各別吳公子觀樂能悉辨其聲焉余嘗論燕趙之詩勁健秦晉之詩壯澗荆楚之詩哀怨巴蜀之詩雋秀豫章之詩清峭閩越之詩廉悍吳越之詩溫麗雖未必盡然然取數千

年名家之集觀之十可得七八也能不爲風氣所囿者其
惟豪傑之士乎浙江與江南風氣略相等也然爲詩者亦
自成其派夫浙江之詩之派未必不佳也顧以古人之法
繩之其體裁義蘊神味氣象尙尙有不能盡如古人者乎
陳君簫樓浙江人也其爲詩獨若有異乎浙派者八年前
余過甬上見其作悅之造訪不得見其後遇於武林相得
歡甚出其全稿讀之寫物極工言情極婉上溯漢魏六朝
下逮唐宋元明作者無不領其旨趣吸其膏腴蓋兼綜衆
家而自出其才調者惜乎以家貧奉母故鬱鬱於幕府而
未得對敷於王家也曩余壯遊甬上覽四明汎月湖放櫂
陝江以達鎮海陟招寶山巔眺虎蹲蛟門之勝天日清曠
朝鮮日本諸國隱見於蒼波浩淼閒俄而島嶼低昂風濤
震湧魚龍叫嘯俯仰四顧慷慨悲歌以爲此寰寓中一大
詩境也簫樓之才殆與海上同其奇變者乎可謂詩中之
豪傑也已

蔣華隱詩序

詩才人之所爲也然有才情有才學有才氣有才力雖古
人不能兼兼之者其杜子美韓退之乎少陵詩聖也昌黎
詩豪也後人學二家詩至者稀矣似者亦鮮矣

國初來禾中稱詩人者前有朱竹垞後有錢箴石兩先生
學者殆非是不師焉蔣君華隱獨不爲近習所囿卓然以
退之子美爲宗仰而思俯而拾懼斫而鼓舞愁疾而呻吟
莫非杜韓詩也者積數十年成巨編矣洵汰之芟蕪之尙
得可喜者千百篇以示余閱之如冰崖霧壑蝨虎蟠結使
人股栗而不敢投足也如濤崩浪駭蛟龍騰蹕使人目眩
而不敢偏視也且夫才之至者其情可以舒陰苑而笑怨

女也其學可以窺宛委而探龍威也其氣可以吸西江倒三峽其力可以扛百斛掃千軍而挽萬牛也子美退之有之華隱似之於庠可不謂難哉華隱吟咏之外兼工書畫能事所至足使神鬼伏而眞宰泣顧其境亦坐是益窮雖然華隱之窮華隱之詩之通也華隱之詩之通華隱之窮不窮也然則華隱亦守其善學杜韓者以極其才焉可矣

朱春山詩序

詩本乎性情者也然非父兄之指授師友之講求則往往不能爲爲亦不善顧有有父兄師友而爲之卒不工者其性情薄也性情既摯又得父兄啟之師友成之則其詩必能自見乎世嘉禾朱君春山以鄉薦入都教習咸安官癸丑成進士出爲縣令於閩以疾引退教授於睦州余於己未計偕北上已悉其詩名藉藉公卿閒歲丙子余至富春

文一

三

君以詩一冊見示其氣體之清華音節之和雅遣詞比事之工切有足與古人相頡頏者余固疑其詩之有自來也春山語余曰某自六齡就學先君子授以唐人詩卽心知其意尋受業於叔祖笠亭先生竊聞學詩宗派繼從石帆吳先生遊先生詩律最精者也其後留寓都門隨座主之

扈

蹕熱河者從事簡畢他若同輩詩人無不以詩相砥礪此某詩學之淵源也嗟乎君以純粹之質產吳越文盛之區被世澤涵濡之久出與豪雋交遊廣唱疊和其見日高其氣日偉矣又遊歷乎齊魯燕趙翱翔

帝都宮闕之間走馬塞外眺長城越瀚海觀

天子軍容之盛外藩王會之嚴肅整齊拓其胸襟壯其才氣感其忠孝之隱摠其蘊蓄之宏富作宰巖疆磨錯世務

有觸斯發一寓於詩宜乎聲出金石而非候蟲時鳥之啾
啾比也近且棄官歸里徜徉於鴛湖煙水之鄉俯仰長吟
翛然天籟其高情遠韻吾烏能測其詩之所至哉君嘗爲
春山詩存自記蓋謙而不敢以集名也余謂若春山之詩
可以存矣春山之詩存春山之性情存也春山之得力父
兄師友者無不存也因序以贈之

宋味菘詩序

嘉慶癸酉春余有婺州之役公暇卽與何子襄學博談詩
子襄天才超曠好繩削古人睥睨一世所論多新奇可喜
余雅重之時西江宋君味菘亦寓婺州佛寺余每過寺中
迹與子襄議論者以相質味菘狂喜稱善然未嘗自謂其
能詩也其後偕返武林往來漸密味菘爲學使者長史余
謁學使味菘必導余情意益洽然亦不自言其能詩也一

文一

三

日飲余以酒酒半脫冠解衣縱論古今文士及西江與余
舊識之工詩者余感觸往事相與獻歌謹呼移晷弗勸味
菘飲量故豪余素不喜飲至是不辭杯杓兩人酩酊大醉
味菘顧余曰子知我者其昧子詩可乎手一編畀余弁屬
爲序嗟乎詩之道難言矣古之爲詩者本乎性情之眞合
於陰陽律呂自然之節雖野夫遊女之作皆可被金石而
感鬼神後之人拘拘於格律聲調分門別戶譬諸鏤金爲
器翦綵爲華非不輝煌絢爛而眞氣亡矣子襄曰吾不喜
言詩人家數也惟讀陶潛詩如見其采菊漉酒委心物外
之容也讀杜甫詩如見其憂時憫亂斂眉太息之容也讀
太白東坡詩如見其脫屣富貴酣嬉作達之容也故無間
今古人詩一開卷而如見其人此工詩者也開卷而祇見
其詩不見其人直謂之不工詩可也子襄之論如此昔余

與味菘咸偉之今讀味菘詩一開卷而味菘之性情見味菘之聲音色笑無不與之俱見然則味菘其真工於詩者乎惜乎子襄不及見也味菘少有異才頁時譽後以舉場蹭蹬入貲爲官非其志也然古人之居高位而聲華泯滅守丞尉之職而名永於後世者多矣官爵之崇庫仕途之顯晦會何足爲詩人重輕也哉

借庵上人詩序

憶乾隆戊申歲余世父抱疇先生返自姑蘇述吳中山水之勝京口金焦北固之奇且言於焦山得一僧曰借庵書法秀整詩清遠拔俗洵浮屠中傑出者也其後余過京口望焦山輒有借庵在臆中然無由一見越嘉慶庚辰余與越僧九峰遊語及借庵九峰曰吾師也會當來越矣踰時九峰導借庵屯香詣余曰將爲天台雁蕩遊屯香者越州

文一

三

詩僧也余述二山勝概且爲焦山之約久之借庵自台蕩歸留詩一冊而去道光壬午余往來京師過鎮江迫於程期又不得登焦山而與借庵相見噫焦山與金山對峙於海內者也金山余屢至焦山以稍隔風濤每欲去而中止昔蘇子瞻來此同遊盡返而決焉獨往賦詩紀之今人不逮古人卽一遊而亦有然者每望峰巒翠嶺老樹蒼古想見其洞壑之靈奇雲煙之杳靄借庵處其中探幽攬勝有時江清月白木落山空萬籟沈寂鍾魚杳然焚香默坐拈韻成什佛耶仙耶吾不能爲之測也已借庵才本超曠又得江山之助以屏除塵慮宜其詩之清遠拔俗且年踰六十登山步履不異少壯人蓋不獨其詩能工其人亦如野鶴孤雲來往空際儻所謂與造化遊者耶今來焦山盡讀借庵詩且爲之序數十年夙願償矣惜余世父不及聞此

言也道光癸未孟冬月撰

屯香上人詩序

余初至浙江有事越州求古蹟及能詩者自一二詩人外或以屯香上人對造訪之以一詩贈余時嘉慶乙巳屯香方居開元寺中後十餘年再來問之則移居小雲棲矣小雲棲者越州城外古剎地幽迴多種梅花時若鄧尉香雪海云余再訪屯香燒筍供客飯罷見其案頭巨冊則所爲詩也其後與焦山僧借庵爲天台雁蕩遊揖余而別歸留詩贈余屯香年六十其興致如此越中故山水窟見稱前古高僧若支遁智永南州法師皆寄跡於此屯香之於佛法吾不知其何如顧吾嘗謂人惟逃名於利方托於禪今爲沙門弟子者往往好利之心較有家者更甚間有號稱清脩者亦不免外飾以競一時之名屯香有異才而隱於禪以自適其能詩不自以爲能詩也招之入吟社則入吟社而已招之遊山水則遊山水而已不然則率其徒侶采薪負耒自給而已與雲同棲與梅爲友悠然不自知其老也史傳所稱高僧吾未之見屯香儻其倫耶屯香之詩迥然神清蕭然意遠自然之句美若天成如皎月之在潭明霞之麗天也如閒鷗弄海逸鶴翩然凌風也如拂白石彈素琴而松風來謖謖也讀其詩可想其人也已是爲序

伴霞上人詩序

余於越中旣得詩僧屯香而士大夫嘖嘖稱伴霞不置因就訪之伴霞居古寺室不閤而規模甚整與之語樸實無沙門習氣余固信爲儒而釋者也久之以詩示余始知其先居方廣寺竭力興修頗著靈異所爲詩則雅闡師教以啟其徒者居多至於抒寫性情皆本於倫理之實友朋酬

應一以宣風達化爲務不僅爲虛無幻渺之言余喟然嘆曰使斯人而峩其冠博其帶必能繼往訓開後學庶幾於古通儒者惜乎其遁而入於禪也伴霞居天台華頂有年天台一萬八千丈華頂其最高者余嘗置身其上天之寬海之遠雲日之飛騰無不可一覽而盡東南奇秀未有逾於此山者奈何舍仙靈窟宅而來此闌闔塵壤閒哉然吾觀吳越浮屠多自天台來者蓋始則寄此以尊其道繼則各選一地以暢其宗源遠流分其教遂蔓延於天下韓退之所謂浮屠人善幻多技能者歟近世人情恫嗇方外亦不免於窮困伴霞率其徒習本業以謀衣食暇則握管抽思與士大夫更唱疊和其才之速若雲生而水涌故其詩旣工且富一日扁舟吳會遊數月歸過余留詩一冊披閱之凡吳中山水佳處莫不有詩其地皆余所舊游其詩皆所欲言而未達者余又擊節嘆之曰文字禪烏可少哉儒與僧亦何必不可通也哉因爲之序以贈

九峯上人詩序

余至越中問沙門之能詩者曰屯香曰伴霞曰九峰屯香余舊識伴霞城居九峰居雲門距城數十里無因緣相見久之九峰手梅花一冊贈余乃知其非特能詩也余以事莅郡九峰必來見見必示以詩其後余返杭州九峰居梵天寺余守嘉興九峰居東塔寺往還尤數余性迂拘不佞佛不解浮屠家言而所至與浮屠交非愛其爲浮屠也自薄宦以來日與貴介相接期會之往來簿書之旁午求片時之清燕而不可得浮屠所居之地非名山卽古剎必有林泉之勝洞壑之奇風月至此而清幽煙雲至此而蘊藉故公餘之暇閒與方外者遊攬其高明祛其煩鬱又得搜

尋古蹟發爲詠歌而浮屠中有能詩者因樂與倡酬不倦亦非愛其詩也適吾之所適而已昔韓退之闢佛而贈詩僧八人蘇子瞻非眞佞佛而與僧倡和七十二人二公者豈無所見而然哉九峰鎮海人由儒而釋者也舍蛟門虎蹲之勝而居焦山舍焦山而居雲門居梵天居東塔鬚鬢蒼然栖栖未有所止息豈其中有不能自主者耶九峰所至喜營建意欲爲佛門擋拄者已而其事不成輒引去屢見於詩其詩清標絕俗遠具勝情殆有得於梅之韻格者夫日與梅相對而詩焉有不工者哉適九峰請序於余因爲之說以贈

碧崖詩序

昔鍾記室品詩以爲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咏燭三才麗萬有又曰幹以風力潤以丹彩使味之者

文一

美

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余嘗與人談藝獨愛杜少陵鯨魚碧海翡翠蘭茗之喻戲謂翡翠蘭茗亦豈易得大都虬竅蠅聲耳人或笑以爲狂碧崖夏君杭州人也杭之能詩者率以厲樊榭杭大宗爲極則雕鏤物象取配青白君獨以雋上之才渾灑之氣追明七子而從之夫七子之詩非必盡工也然使人厭棄者不善學者之過耳以其流弊而遂謂七子不佳不可也虞山錢氏極力詆排自伸其門戶之見豈足以服七子之心而爲天下之公論哉碧崖學七子而不貌爲七子其氣象局度七子也其語句聲色不必盡七子也嗚乎得之矣且夫作詩者人也爲人闢詩境者天也碧崖家西湖山水秀麗甲於東南天恐其才止於秀麗也眞諸極奇險之境以拓其詩玉環孤懸海外屬甌越邊疆前代棄爲澤國我

朝雍正年間始闢土建官出賦稅興學校與中州等其地崩崖礪礪溟渤浩汗猿鳥悲嘯魚龍叫號一帆徑渡胸息千里可憐可愕碧崖一於詩發之蓋碧崖橐筆從事於玉環者十餘年矣碧崖所至之處必咏歌其山川古蹟以示余余謂是從碧海中掣鯨魚者翡翠蘭苕不足當一盼也其在玉環所作氣益壯詞益雄合於記室論詩之旨庶幾有七子之長而無其弊世之學七子者可以觀矣碧崖善寫竹嘗以一幅贈余娟娟有風露之致逸品也蘇子瞻稱文湖州云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余於碧崖亦云

文一

毛

寄鴻堂文集卷二目錄

延綠齋詩序

兩陸孺人詩序

屠道甫文集序

馬一齋遺文

陳美初文集序

退修山房文集序

李時齋文集序

徐六階經義序

退修山房經義序

陳簫樓印譜序

怡堂印譜序

謝文節公琴記

文二目錄

于忠肅公玉帶記

邢孺人磚枕記

平林義塾記

重修海甯州神廟碑記

重修衢州孔氏家廟記

重修陸宣公祠記

李白酒樓記

清芬館記

小江村記

北行日記

遊白雲山記

遊侯濤山記

遊吼山記

遊蘭芎山記

遊大石屋記

遊雁蕩山記

遊天台山記

書宋架閣吳公逸事

書周芳容事

書程允元事

文二目錄

二

延緣齋詩序

古之爲詩者各寫其性情而已固無判乎窮與達也然達而在上者安危繫其心禮貌束其體雖屏除勢利嗜慕風雅而終不免牢籠之跡固不若蕭然物外者偃仰嘯歌夷猶自適爲得其性情之真也往者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郡守韓朝宗奏揚於朝約期引謁至日會僚友文酒畢席不赴人咸咎之浩然不悔也故浩然之詩天下稱其清絕張志和棄官不仕於會稽東郭結茅以居閉竹扉十年不出郡守陳少遊表其居曰乘真坊志和亦以詩名天下此二子者其勢非必不能達也然皆安於窮以自放故遂爲千古詩人之傑也餘姚鏡西岑君天才超曠於書無所不窺於事無所不練嘗以刑名之學佐理諸侯其才可以致於達者然終身安於窮以自放十餘年前余於甌江遇之卽稔其爲詩人也已而余至越中訪之年六十餘矣方與其鄉之能詩者結泊鷗吟社徜徉詩酒閒入其室几牕硯席潔無點塵左右圖史脩然兀坐惟時出與高僧韻士一談一讌而已昔王士源序浩然集曰浩然文不爲仕仁興而作行不爲飭動以求真游不爲利期以放性鏡西有焉顏魯公讚志和曰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如泥沙希跡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其鏡西之謂歟人見鏡西系出高陽輒以嘉州相況余謂其境不侔也鏡西襟抱類浩然所居在玄真坊側又與志和同矣惜世無賢郡守如朝宗其人者也歲嘉慶庚辰余與鏡西訪詩僧已香於郭外回舟登快閣過小隱山搜石壁奇字雨至猶不忍歸其一

時高致如此鏡西詩可五千餘篇友人爲擇其尤者得千二百篇皆可誦者余恐世人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者由於自適其性情也故引古人以序之

兩陸孺人詩序

武康徐君雪廬從其子芸峴之請刊其淑配兩陸孺人詩合爲一冊其曰蘭垞者元配也爲諸生耕南先生女耕南故名宿孺人九歲失母承父訓工詩年二十四歸雪廬倡和相得生芸峴而歿年三十一耳繼配曰孟貞宗蓮先生長女蘭垞之族妹也能詩兼工制藝父愛之不以字常見年三十七來歸倡和相得如蘭垞也雪廬少孤貧母夫人苦節蘭垞事孀姑曲盡婦道嘗合室大病偷兒連肱其篋不能舉火蘭垞病小愈夜勤鍼黹晝日爲人抄書取值以給薪水有抄書圖傳世云孟貞少時故與蘭垞詩詞贈答

及繼室撫芸峴如己出雪廬舉孝廉忘情仕宦常授經海上孺人爲女塾師佐之終歲樓居晏如也先是蘭垞事繼母甚善母亡撫弟妹周至已嫁後念父窮老以歲入之半養父從姑命也孟貞失恃隨其父孝豐官舍理筆墨父倚之如男子及歸雪廬而學益進蘭垞之詩清而韻孟貞之詩莊而雅皆女子中之絕俗者也況其賢孝又有足稱者耶余嘗謂賢士必得賢婦似於理順也然往往不相值而且相反者有之北門之賢者以交謫聞矣劉孝標才人也自稱悍妻在室家道坎珂陳季常任俠士也妻以悍著子瞻嘲之後世因爲口實此數子者豈其不可佳偶哉氣數之駁中於閨門莫可如何也且史稱伯鸞廡下德公田閒婦則賢矣而才無聞焉卽閒有才者亦未見若兩孺人之後先繼美也是非雪廬之身教不足以致之非母夫人之

節行不足以成之是冊也非特傳播人間爲名流韻事而造庭闈之福厲高隱之風增伉儷之重皆如是可以觀矣余與雪廬有通家之誼者也故備論之如此云

屠道甫文集序

乾隆時海內賢才輩出而最知名者首推諸城寶東臯先生先生博極羣書兼能通貫爲文力遵古法學者仰之是時吾鄉姚惜抱先生以少年爲高秀古雅之詞騰踔百家牢籠一代論者因有南北二籟之稱二先生者遙遙相峙數千里之間聲望不相下也厥後東臯屢典文衡歷官卿貳而惜抱自典試湖南山東後不樂爲刑官引疾歸里以成就後學爲己任東南髦俊多受其甄陶蓋仕宦出處之際兩人則又有不可強而同者矣嘉禾屠君道甫東臯門下士也才高而學富平生纂輯甚多一一窮其根柢至於

文二

三

詩古文詞各充其才力所致不屑屑規撫古人而自無弗合洵不愧爲東臯弟子也余親受教於惜抱先生淹雅精通旣弗克希其萬一卽爲文一道屢示以真訣學之十餘年茫乎未有得也師生授受固有能有不能如此哉屠君序余文曰昔請業東臯先生論古今派別以爲近日作家當推桐城劉海峰海峰者東臯先生之友惜抱所奉以爲師者也余家世受業海峰而東臯海峰相友善則余與屠君淵源雖分而實合矣屠君以所著書眎余且屬爲序因推本學問之所自者以爲言所以勵屠君益底於成恢擴其師之緒並以誌余之學殖荒落抱愧師門不逮屠君遠甚也

馬一齋遺文序

壬申之歲余與馬君樹華交樹華沈靜好學見余所爲詩

文大喜出其尊祖一齋先生遺書以眎余讀之而蹶然曰嗟乎吾鄉固有讀書窮理苦心力行以濂洛關閩爲宗者奈何終身窮約而聲華不表於後世哉馬氏桐城望族才儁者多捷得科名先生少時獨無富貴利達之見觀四書集註曰正途在是矣取羣經及宋五子書閉戶研求欲直入聖賢之域當是時海內薄宋儒尊漢學一二居高位者倡爲異說如揭竿於市奔走天下之人好名者羣以小辯相高不守古人大義先生憂之作讀書記以詔後學而署其齋曰翊翊自號曰一齋定其志也其講學虞山松陵也月吉會生徒誼諳勸勉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善行也行不善不可謂之明理理不明尙可謂之讀書哉聽者怵然吳中之士習一變嗟乎孔曾思孟道學之所宗也其闡明千古內聖外王之學體用具備若青天之有白日

也孟子歿而道晦至宋五子而明故道猶海也宋五子書則舟也舍舟不可以入海舍宋五子詎可以入道哉然自程朱以後異說蠡起甚者騁其雄辯謂朱子當宋南渡不宜講格致誠正爲迂濶之行嗟乎歷觀前代至於末造不爲迂濶之行者多矣而於氣運國祚何補哉爲此論者人心世道之憂非獨詩書之厄也然近世宗程朱者往往狹其爭心分門別戶至於彼此相詈前後相搏則又非矣先生恪守宋儒而不爲異同黨伐惟酌其義之是準其心之安推之四達而不悖何者所守一故所見通也世如先生講學者希矣吾是以撫先生遺書而不禁慨然太息也先生內行醅實操守潔清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不應廬墓時某中丞求一見弗許居常危坐一室覃思著述有讀易錄禹貢初輯及詩文若干卷其他生平本末見於懷甯楊全

蘊所撰詳矣余特表其學識之正大者如此

陳美初文集序

余成童時從世父抱犢先生遊側聞古文緒論嘗私自擬作不敢示諸人也年少長見姬傳姚先生授以爲文之道益喜謂古人可學而至然奔走饑寒未能肆力時以爲恨而同學二三人頗有以古人自期者相與上下議論見余所作略其短而譽其長故余亦樂爲之不厭甚哉學問之道非名師友不能成卽成亦未必遠於人也其後離江南至浙江所與往還未嘗無文士然能詩者多而古文則不可得卽間有之亦體雜言厯不軌於古人之法則又深爲駭異謂浙江帶山環海形勝甲於中邦必有稟清淑之氣而濯磨於古者豈匿於幽巖邃谷閒而吾不得見耶年來與桂林呂禮北交禮北才高氣盛俊爽絕人吏事之暇時

文二

五

以所作相示蓋余入浙以來能以古文商榷者禮北一人而已禮北每稱山陰美初陳君亦能致力古文者余心儀焉而末由見也甲戌冬美初來章安余啟其篋得所爲文讀之筆力勁峭擊節歎賞若得自意外客有抱奇貨以適他國者三年而莫售且莫能識也忽聞某某之家亦有藏其貨者出而示之其光怪相若也其聲價相若也則大喜謂其貨果爲世所寶貴者也況文字也哉余旣以見浙江之未嘗無古文雖遠別江南而離羣索居之感可稍慰也又以服禮北之能知人也美初言行篤實貌如其心其古誼之過人者禮北序之詳矣余讀美初文而乃自述其生平甘苦及友朋離合之迹者蓋深幸得禮北又得美初信斯文之不孤立蘄相與砥礪有成以借於大道也因書以

序之

退修山房文集序

余少時讀經初畢汎覽秦漢唐宋大家之文心竊好之又聞四方之論古文莫盛於桐城因取鄉先生之卓著者萃而觀之嘗以謂古文之道非探索於陰陽消息性命之旨則其理不瑩非博觀於元會運世興衰治忽之所以然則其事不貫非閱歷於人情世故百出不窮之變態則其詞不能曲折以盡意且非有孝友之忱廉節之守忠義憤發之氣恫瘝悱惻之懷則蓄於中旣不能和順正直以積爲英華其見於文者必不能以剛健篤實輝光信諸今而傳諸後也甚矣古文之難也古聖人賢人之文皆發於道德之華無論矣降及諸子百家雖純駁工拙之不同要其胸中皆各有所見而後以文攄之或明道理或經世務不徒以其說爲觀美也後人學識淺陋不求所以爲文之實而

文二

不

第求之於文夫求之於文則其用心已謬矣況並不能求之於文者哉吾友王君玉衡喜讀秦漢以上書尙友古人確守程朱之學惡浮屠俗說愛稱述忠孝節烈之言嘗曰大丈夫不封萬戶侯當化千萬言垂後世耳家貧蕭然委巷一切形勢揣摩之術無所動於中而獨以績學著文爲業其言理則抉經之心也其論事則執事之權也其推闡倫類表章幽隱皆與世道人心相維繫可以礪末俗而挽澆風也玉衡何以得此於文哉蓋玉衡不於文求文而於所以文者求文鬱之旣久沛然莫能遏制觸於事物而磊磊書之不必規模倣倣於古而自成其爲玉衡之文也余學古文數十年氣孱力薄自顧所爲不逮玉衡遠甚而玉衡特愛余文因書此贈之

李時齋文集序

閩中劉劬謬觀察以李君時齋文集示余屬爲序余學識
譎陋安足重時齋顧閱其自序有云某讀書才澀悟遲有
所得輒記簡端不能盡意者別爲文著之用是成帙實未
嘗學爲古文也嗟乎此時齋之文之所以工也自古經傳
史記所載佳文多矣皆非有意學爲如是之文也道德充
於中事功曝於外則其溢於語言者自能精明純粹閱靡
深遠傳之百世而不刊文如是至矣若有意窺覘倣倣而
爲文雖才美如揚雄王通後儒猶且譏之矧其劣焉者哉
且夫文之所以爲文者何曰理與事而已理不精不可以
爲文事不實不可以爲文理精矣事實矣無真氣以舉之
亦不可以爲文顧理非研味之久欲其精不能也事非閱
歷體察之深欲其實不能也氣非集義以養使之沛然而
有餘欲其真不能也時齋於書無不讀天人性命之奧名

物象數之繁苦思力索窮其蘊乃已其理可謂精矣少貧
困刻厲成名已而作宰有聲績凡世態之變靡不周知濟
人利物之端靡不引爲當躬之切務其事可謂實矣性廣
峻不訥敏隨俗不爲威怵利回率胸中之浩然者以抒其
偉論寫其幽思揚詡其磊落光明之概其氣又可謂真矣
備此三者以成文雖自作古人可也尙奚以學爲哉婁東
王履基曰時齋之文如神臯奧區沃野千里桑麻菽粟皆
適於用余以其言爲然時齋族祖曰河濱當康熙時與江
左宗定九秦中李岷浙江毛大可齊名著述甚富王文
簡公極稱之時齋可謂善承家學者矣余與時齋未嘗相
識然讀其文而道其所以爲文者如此故以語劬謬云

徐六階經義序

余友徐君六階之亡後二年其弟與其生徒刊其經義以

行世余讀之而喟然曰嗟乎六階之文余生平所咨嗟嘆賞而恨不多見者也今乃悉見於此耶嗚乎可哀也已始余與六階未相識六階每見余外舅江公必問余誦余所爲詩文連篇不誤一字曰吾聞諸方君云方君者六階友墨卿與余同受知倪春巖先生者也十餘年前余訪六階適他出乃取片紙書姓名於几上以去薄晚散步谿橋一人睨余問曰子得非李君乎余曰是也曰旦日過我者君耶余曰然則子乃徐君六階也握手大笑至其家出餽饌對飲誦所作詩歌淵淵聲出金石已復移燈書館取制藝一冊強余評騭今集中所載者是也漏下三鼓兩人吟哦聲不絕當是時六階年二十餘余年才二十酒酣耳熱嘯歌謹呼自謂古人復生當與分席而處海內文士直真諸廊廡閒耳後六階應鄉試中副貢生鬱鬱不得志將判於

文二

八

州與余聚於皖城又數年六階遊京師舉鄉試文詞日進名聲噪起公卿閒余謂六階之文將由是揚王庭勒金石然竟不獲一第卒於容舍其稿多散佚不可見今其所刻不過十之二三云六階爲文力造古人堂奧於制義酷愛若士大士每命一題必閉戶倚榻形如槁木久乃起伸紙疾書不竄易一字其刻苦如此姚惜抱禮部方君墨卿序之詳矣嗟乎以六階之志六階之才與氣使天假之年充其學力與其所得於四方賢士大夫之講論者發明義理抒寫情變盡洩胸中之蘊其所就豈遂止於此耶當余與六階慷慨期許時亦曷料其異日之所就至此而止耶而竟止於此此余之所爲撫卷歛歔不忍卒讀盡然流涕悲不自勝者也古文士之享高年富著述以傳千百世而不泯滅者豈非有天幸哉

退修山房經義序

制義所以解經也經本明曷藉乎人之解之曰暢其言以達其義焉耳苟爲文者不求闡發於經旨之中而求增益於經旨之外則經轉晦而制義之體亦倣且夫經之所感者何道而已文以解經實以明道也道與文不可歧古之爲文者不亟亟炫己之文而惟恐不合聖人之道故必明道者而後可以爲文道明矣而其詞不工亦不得爲文之美也故必能古文者而後可以爲時文嗟乎能以古文爲時文而經於以解道於以明者歷代有幾人哉制義以有明爲盛而其立法最謹者莫如成宏成宏之時之文非能別爲一體也曰吾以解經如是而止耳成宏以後才氣過於成宏者多矣皆不免增益於經旨之外者也我

朝之初文風屢變桐城以能文名海內其闡發先儒之蘊

以騰蹕一世籠罩前人可謂盡文章之能事矣然多以自顯其才氣亦不能無增益於經旨之外也求其命意遣詞適與經旨相傳而不加塗澤於其閒者豈非其難者與玉衡從畫溪吳先生遊畫溪之學精深簡當固以古文爲時文者玉衡守其師法而益峻其防其所以爲制義不事凌駕不務馳騁惟以解經明道爲式不規規刻畫成宏而自有與成宏合者投之場屋得而復失者屢矣而玉衡不改絃易轍也吾鄉英雋林列傑出於儕偶者正不乏人而制義如玉衡者絕少於虜可謂特立之士哉可謂特立之士哉

陳簫樓印譜序

古人之印率以銅若金爲之後或閒用玉元時文人私印乃用石至有明而盛吾邛趙文之作傳爲印譜顧篆刻雖

工而秦漢章古意蕩然矣簫樓陳君遂六書精篆刻求者接踵久之集爲巨冊閱之圓中掣方中掣剡若圭偃若璧其鐫刻之妙如鏤冰如截鐵如畫沙其細如游絲其晰如櫛髮其文爲鳥跡爲蝌蚪爲龍爲鸞爲王筍爲垂露爲柳穗其奇態異狀若鴻翩若鵠峙若熊顧隼擊若神禹之象鼎若周公爾雅之疏蟲魚其石壽山黃昌化赤青田青漢南桃花紅芙蓉白旅於几上斑駁陸離取秦漢之精參元明之法非近代徐程諸家可及也簫樓工詩文事母至孝講明經世之略往見前人印章有鏤忠孝節義語者此尤士君子所當刻骨銘心而傳於不朽者也簫樓倘致力於此歟吾願與之相切劘也已

怡堂印譜序

孫君怡堂積數十年之功力摹刻印章成譜數卷夫自隸

書行而篆籀廢存古法者惟印章是賴刻印雖小技而爲之有難焉者古人作一字其縱橫曲直有子有母相銜而生秦漢至今其體屢變而失爲此者必觀理結字然後成章故六書不精而欲奏刀如筆不可得矣六書精矣得其體而不得其意得其意而不能自行其意猶然不工甚矣其難也秦漢人之刻寓巧於拙藏正於奇其高古出於自然宋元以來漸趨研靡至明而盛

國朝周櫟園云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今之業此者皆以秦漢人爲宗規撫古人奇字以相矜炫襲其貌而失其神往往失於粗硬久而厭之者變爲離奇又久而厭之變爲婉秀而離奇流爲怪僻婉秀流爲纖弱又往往不免焉蓋自文壽承何長卿劉漁仲程穆倩顧元方耶令和之

徒屢變風氣樹名一時外此若朱修能黃濟叔顧云美徐士白輩各擅絕技無慮數十家古無印譜之名惟宋有宣和四卷近世印藪印譜諸書紛紛繼出試返諸蒼頡史籀之所造李斯李陽冰之所述不知其離合何如耳怡堂生而嗜古工詩尤精於篆刻博通六書之旨廣搜金石之文心摹手追盡得諸家體勢森嚴而不窒動蕩而不佻使筆勁健出以和平大小方圓各極其趣每一章成古雅秀潤之致溢於方幅之外可謂得古人之意而又能自行其意者矣余嘗謂文字至今日苟簡極矣而篆刻之道又未嘗不以復古爲工士大夫得一佳石必求善摹秦漢章者鐫姓名於其上雖余好尙亦然嗟乎行能學術百不求似古人獨思自古其姓名於片石之上余不知其何心也然可見篆刻之工人所同嗜美斯愛愛斯傳怡堂雖欲不著名於世也得乎十年前怡堂屬余爲序諾之未成也今怡堂藝益精人之求於怡堂者日益衆怡堂無以應輯印譜以示之觀於譜可以見怡堂之用心矣是爲序

謝文節公琴記

新安吳子素江得謝文節公遺琴修三尺四寸有銘及疊山字繪圖徵詩並索余記夫疊山與文山同以忠義著宋之末造文山有琴刻詩其上閩何氏繪圖傳之而疊山無知其琴者物之顯晦固有時歟嘗論國家興廢之際必有仗節守義之臣抗死不顧而以忍餓不屈終者自夷齊始後千餘載而漢龔勝繼之又千四百載而宋疊山繼之蓋自商迄宋成此節者不過數人此其卓卓不朽何繫一琴之有無然自古忠臣義士不可磨滅卽其生平服用之物亦若鬼神守之不忍使其終歿不然燕山廢圃彌望葵麥

苔蝕土侵不且同溝中之斷梗也哉嵇叔夜死廣陵散絕
彼處魏季世放蕩而爲逆臣所害琴曲之絕人猶惜之壘
山之琴何音也六陵之風雨也厓山之波濤也西臺之悲
哀痛哭也天必使壘山之琴與文山之琴先後同出故湮
埋流轉五百年而忽爲素江得也素江好古尙義有琴癖
蓄琴甚富斯琴旣得所歸而素江與之並傳矣

于忠肅公玉帶記

杭城東北隅之慶春街有顯真道院建自南宋以祀祝融
而今衆民戶奉香火院焉余與士人往遊獲見明少保于
忠肅公玉帶圍約四尺餘嵌碧玉十三版古色蒼然間有
損豐余謂帶旣公物公祠墓近在西湖盍歸其子孫以爲
宗器士人曰此忠肅公意也公舊居東里距南院不里許
微時讀書院中許爲神易服及繫獄後以玉帶供神御故

至今得有之也嗟乎忠肅公之於明室豈非所謂再造功
哉當其掖留監國力阻南遷決迓回鑿堅絕和議雖唐之
郭李諸臣何以加也特以久握兵權石亨徐有貞輩不得
逞其恣睢公欲立外藩構陷殊死論者謂公不諫易儲致
予奸人口實不知公有諫易儲一疏請復儲二疏載在實
錄外人罕知而公當日不辯其寃知辯之亦不能免也公
自任患以來日懸文丞相畫像於臥側蓋公之心早定而
節早成矣文丞相以衣帶書銘公以玉帶薦廟豈不先後
比美也哉史傳英宗復辟奉天門災上見公隱隱火光中
似精英不能泯滅而托於火以示警者厥後憲宗卽位論
祭旌功而公之寃雪矣公之心自於天下後世矣是帶之
藏斯院也相傳能鎮厭火災以庇蔭民物蓋公之靈爽實
式憑焉則尤此邦之福也夫謹浣筆紀其崖略以俟後之

覽者知焉

邢孺人磚枕記

邢孺人者廬江徐君鹿柴之外祖母也其世系里居與生平內歟已詳徐君所爲傳余獨奇其磚枕一事特記之記曰孺人年十九歸董君彥侯生女甫周歲而彥侯病病革孺人抱女立側彥侯曰我死汝將若何孺人委女於地取戶外磚誓曰所不能卽殉者有如此磚彥侯泣曰奈吾弱女何毋死也孺人曰諾旣諾彥侯死孺人屏茵蓆攜草薦宿牖下枕所墊磚終其身不他枕年八十二卒卒之日家人移磚戶外夕有光煜然發磚上視之皆血淚痕因取以殉蓋枕此六十年矣磚長尺有一寸博三寸厚二寸當頸而凹者寸許凹而未絕者不及一寸鹿柴云

平林義塾記

代

文二

三

嘉興周生士漣憤其少時以貧廢學倡爲義塾於鄉邑之間以課童蒙之力不能從師者積數十年而工成者四曰平林曰鹽溪曰尙文曰里仁於虜可謂勤矣古者鄉學起於家閭左右兩塾以大夫退位而有德者居之故其時人無苦於無師者後世人自爲學家自爲師其不能具修脯者則輟君子憫焉故義學者所以濟鄉學之窮也然非好義者不能舉好義而無力亦不能舉也周生家無儋石而克舉之卒底於成此殆孔子所謂欲立立人者哉方周生之倡議也有百計阻撓之者卒不懈人以爲難余曰乾坤闢萬物屯蒙之象也故始受學者曰蒙蒙之卦上艮下坎水欲行而山止焉險象也然其辭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解之者曰體坎之剛中以決其行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畏難而苟安也育德者體艮之靜止以養其德不

爲欲速優遊以俟其成也而其所以果之育之者不外蒙養之正彼夫楊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之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之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生翔學之意不可謂不果矣至其所以育之者吾未知其何若也我

國家教隆化洽自京師遠郡邑靡不立學所以造就人才者至周且備蓋涵柔海內之士以復三代之盛者百數十年於茲矣周生所建雖不過一鄉一邑然由是以推之國推之天下野處之秀皆足備卿大夫之選則道德一風俗同萬物咸理也遊斯學者誦誥從業日鐫月劘毋狃於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聖賢之徒以仰副聖天子作人之化豈不休哉余視學至浙聞而義之適周生來請記書此以應至其學之規制與其助貲集事者之

姓名周生自敘詳矣無俟余之多述也

重修海甯神廟碑記

代

海甯在浙江爲海防重地州志瀕臨大海潮水噴薄雷奔雪濺龕赭二山東之氣益怒勢益橫自吳越王築隄捍衛歷代祖其法然潮汛遂遷移莫定鼓盪噓喻不可端倪伏

讀

高宗純皇帝詔云浙潮靈奇非他處可比必有神默司其契豈其強施人事妄與爭衡故海甸專托神庥而海甯勅封之神威靈尤爲顯赫先是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發帑金十萬命督臣李衛立廟以崇報享且曰務使制度恢宏規模壯麗臣工奉勅集事維虔而廟在潮溼之區更歷歲年風雨剝蝕雖前州牧屢經修葺而棟桷欹頽瓴甍壞缺金碧黦漶漸易舊規若聽其塌侈弗修

曷奉明禋而答神貺

今上御極之元年某奉命來撫是邦履勘東西兩塘周覽廟舍念海爲四瀆歸宿明神王之維神參元翊化保護蒼黎有感斯通捷如影響況我朝

聖聖相承祀典增修邁越前古不惜鉅萬帑藏建斯廟爲海疆祈福神祀赫奕天語焜煌某不能踵事飭工又曷以盡臣子職事爰與布政使常德按察使吳榮光鹽運使宋如林糧儲道李宗傳嘉湖道陳鍾麟暨各守令謀議共出廉俸白金若干兩以海甯州王壽榕董其役先是順德張青選丞東防有志修葺未果及擢任兩淮鹽運使留金勸事羣謀旣協百物備舉梓匠陶旋輻輳畢臻廼飭迺治孔碩孔固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規制靡改氣象聿新俎豆肸蠁神人胥悅王牧旣請於某觀古帝王制

文二

五

祀尤重於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海甯地形高峻據吳越七郡上遊利害所關非止一邑政繁賦重生齒蕃殖

聖主睠顧東南每殷憂於此今者陽侯息警颶風不興一望崇墉屹如磐石雲檣雨舶出入於銀濤浩淼中桑麻廬井綺交繡錯臺艾髻稚鼓腹歌謠載賡

聖天子之德洋恩溥而某輩職膺守土亦得以上紉

睿慮下洽輿情凡此者皆實賴明神之賜爰記其重修顛末勒石以貽後人而系以詩曰

蕩蕩皇輿東南際海鹽官一城萬流所匯列聖蒿目稽典時巡神宮肇啟用展精禋維

帝布德維神効職惠我州氓生產蕃殖賦水安流

帝釋其憂小大稽首落神之庥落神之庥百年樂只神德昭融而廟傾圯顧瞻悚惕著日鳩工高甍丕煥軒翥恢洪

海川歸墟神以奠宅永被嘉祥萬禩無斁

重修衢州孔氏家廟記

聖人之大而遠不限於時並不域於地也然舜生諸馮也而卒鳴條文王生岐周也而卒畢郢神靈所在人心尤鼓舞焉孔子生卒皆在昌平林廟不離闕里賢如孟子且以近聖人之居爲幸後世讀其書守其道者欲於東南數千里外近聖人之居豈可得乎不可得而竟得之此天幸也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世孫襲封衍聖公曰端友者奉先聖像扈高宗南渡賜家於衢紹興間詔以府學爲家廟賜田奉祀其後廟屢遷元世祖時議以在衢者爲大宗詔封孔洙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讓其爵乞南還明正德間博士承美改建廟於西安縣學故址卽今地世遂以在曲阜者爲北宗在衢州者爲南宗我

文二

末

朝康熙中博士衍楨集貲重修總督李之芳記其事迄今百四十年棟宇日朽先是博士昭焯謀於本宗以費絀而止道光初元長洲譚瑞東以監察御史來守是邦慨然建議以告巡撫帥承瀛督學杜堦各出廉俸以倡自道府以下咸欣助焉而衢守五屬官民尤多出財襄事衆曰室大而高不難於財難於木也時閩南劉龍標爲衢州左營守備徒步入嵯巖中得袤丈長材二十餘株陸輦川航而至由是鳩工蠲吉自大成殿以至崇聖報功諸祠悉爲完葺而殿後思魯閣之久圯者亦煥然一新經始於元年十二月訖工於三年四月費金一萬一千兩有奇宗傳適有事於衢瑞東屬爲記宗傳以爲孔子萬世師表其廟雖一家之廟實天下人之廟也天下人之廟天下皆得修之雖聖人不以家廟而著而見家廟有不啻親炙聖人者昔子遊

氏學成而歸夫子有道南之歎今更歷二千餘載東西數千里外姑蔑之墟儼登東魯之堂拜瞻遺像豈非士大夫之幸也哉昔韓愈爲處州孔子廟碑以美刺史李蘩歐陽修爲夫子穀城廟記以美穀城令狄粟皆以爲知所先務瑞東此舉可謂不後於古人矣故樂爲記以歸美之時董其役者學博姚夢石朱兆熊孫仁開貢士徐士騫也

重修陸宣公祠記

西湖陸宣公祠公後裔某所建也先是茲地爲洪氏別墅臺榭壯麗盛稱於時在隆慶中謝廷傑改爲兩浙名賢祠祀嚴光及公以下十餘人題爲西湖書院天啟間權奸奏毀書院公祠獨存我

朝雍正九年總督李衛重修之距今百數十年牆宇傾壞櫺扉朽蠹余每往來湖上輒裴哀歎息一日洪洞劉君肇

文二

七

紳語同寮曰陸公祠不修且圯衆曰然迺醵金以待開工屬余爲記余謂古名卿鉅公彪炳史冊者多矣或經濟優而文章絀或文章盛而經濟衰或文章經濟兼長而不本原道德雖其豐功偉略照耀寰宇而始終心跡之閒揆諸聖賢猶未能許其醕備者公處唐德宗朝以少年入翰林掌制誥值奉天山南多故乘輿播遷軍事旁午公左右運籌從容諷諭每一詔出雖武夫悍將咸感泣而思奮卒之收復舊京安如磐石眉山蘓氏所謂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者然則經濟也文章也道德也公可謂兼之矣至其犯顏敢諫或規以太激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嗚乎斯言也不愈可見公之心而立臣道之大防也哉唐權文公爲公傳稱爲吳郡人而浙江志載公嘉興人按唐時嘉興地屬吳郡今嘉興府治

有公祠及舊宅其由來不可考西湖之祠始爲醮遊之所
屢經遷變仍復舊觀雖公之所以存者不在此然卽一祠
廢興亦若天意不忍漸滅以傳公於無窮也西湖故多古
蹟其可供玩賞者不可勝紀獨至公祠則令人肅然起敬
良由事君之道進言之體以公爲善嗟乎人特不能爲其
至者耳有其至不獨一時人心感發卽千百世後亦有動
於不自禁者不然西湖祠廟之修葺者豈少也哉夫觀其
所嚮可以測其志之所存觀其今之所思可以卜其後之
所立然則劉君居官大節必祈無愧於古人可知矣余故
豫爲紀之以速其成時道光三年某月日也

太白酒樓記

濟甯州有太白酒樓世傳賀知章令任城時觴太白於此
後人卽其地爲之也知章之官任城史傳不言然其傳之

也久樓在城南門上頗軒爽歲嘉慶辛酉余由京師適豫
章經此登之有二公袒衣對飲像醉容可掬道光癸未復
過此則樓已傾毀不可梯小僮扳壁偵之像剝落矣噫二
公名在天壤固不繫茲樓之有無然昔人慕其風流文采
作樓以永之雖無關於人事得失而升高眺遠撫景興歎
未始非文人之逸事也二十年來江山如故頓改舊觀不
能無今昔之感矣太白所至處皆有名跡樓之在采石者
最著余往時取道金陵必登覽兩山夾江洪濤噴欲風帆
上下畢獻於櫺檻之前知章歸老鑑湖在浙之山陰界煙
波一曲風月翛然余官此數年頻訪其故址二公精神所
寓魂魄所依當在采石鑑湖茲樓不過偶寄之跡耳然古
人行跡所至山川生色固不以久暫而異如必求其久也
不特茲樓不可恃卽采石鑑湖亦豈能永遠不做者耶煙

雲變滅人事隨之古今來未有不如此者士生於世亦爲其必不可沒者無愧怍於天人已耳至於外觀之跡不獨古人無所容心卽後人亦奚必流連感慨也哉乃沽酒獨酌於樓前而爲之記

清芬館記

余來浙數年屢聞王君師竹於友人謂其氣象恂恂儒者也謂其詩古文詞淵雅有法度也謂其家庭曲盡倫理而交友有至性不爲世俗交也心儀久之意其學有自來者嗣遇於武林朝夕聚語出其尊大父靜樞先生手書四簡以示余讀畢作而歎曰然哉然哉天下子孫之賢固必其能自立也然有祖父善導於前則成德達財尤易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者歟靜樞自通籍至令永安前後十餘年手書所載大約居京在官之日共五六年此正奔走風

文二

九

塵敞精場屋與夫簿書旁午之時而諳切反覆惟以孝友睦婣任恤爲辭尤亟亟於端品立學天下讀書者衆矣幸而擢科第受一官一邑則獵取聲華櫻情軒冕甚且厚積多藏爲門戶計而本根之地遠大之途漠然無所動其心彼以爲吾之庇子孫者至矣不知皆棄其子孫者也祖父棄其子孫子孫亦遂忘其祖父後世濟美不如古非必風氣之衰由其立心薄而所以教家者非也靜樞之善貽謀師竹之善繩武豈非近今所罕觀者哉憶先大父玉堂公於諸孫中愛余特甚寢疾之日以一扇一硯授余曰汝知吾意乎扇者善也人無問窮通必力行善事也硯者念也詩曰無念爾祖是也嗚乎自公棄世垂四十年余一無善可紀且中遭家故奔竄倉皇並扇與硯不復存矣追念遺言中心欲裂觀師竹手澤如新不禁汗顏出涕也是簡梁

山舟學士題曰清芬懿訓師竹因顏所居曰清芬館而屬
余記因著師竹之得於家學者深而人之道師竹者皆其
實也

小江村記

小江村者江君德地名其所居之園君先世居歙縣之江
村明季時業巖於淮因家淮上嘉慶某年徙居杭州得是
園園之廣可五畝有池種魚有亭樹以延風翫月疊石玲
瓏狀如山聳雖城市而有江村風景君眷懷祖籍故仍以
是名之孝思也余家桐城東鄉先君子築室於故居之西
偏石牆磊磊梧竹簫疎以樓藏書以軒坐客余幼時吟誦
其中不自知其樂也旣以家變屢遷雖有室廬無復園林
之適及余執掌風塵栖遲官舍故居景物徒縈夢想閒曾
不能獲一頃置一椽以爲息肩之地對江君不能無感於

中矣江君屬爲記遂書之

北行日記

余與許君萊庵同舉嘉慶戊午鄉試約同入都明年正月
十一日萊庵至余家十六日取道宿廬江十七日縣令史
君招飲適

太上皇帝哀詔至遂散十八十九兩信宿許君遵三家萊
庵之姪也二十日望冶父雲開行宿羅家鋪二十一日渡
三河宿殷家橋合肥縣界二十二日渡開河宿廬州府謁
包孝肅公祠二十三日宿梁縣二十四日過護城宿向道
鋪梁縣護城皆隸合肥非城也二十五日過姜家巷大風
雪頃刻衣衫盡白投張橋北野宿小兒戲舞客前聞讀書
曰客度曲矣北人好度曲兒以其聲似也余啖以棗栗心
愛憐之思風雪漫天閉戶蒸圍爐妻孥聚處亦人生樂事

家居時不覺也二十六日阻雪二十七日過高塘鋪泥濘難車行乘驢驢小而蹄健行滑路路踏徑去自是道上多驢過定遠縣宿呂家巷將至定遠城南有寺名洪覺古柏一株霜皮盤錯從地至杪螺旋百折老鴉拳其上萊庵顧余曰此樹大奇土人云神樹也三歲一枯三歲一榮先是金陵畫工求似之根似則幹變幹似則根變終莫能肖余笑而未之信焉二十八日過黃花坂紫霞嶺大紅山小紅山雨至宿站尖鋪二十九日阻雨二月一日過總鋪宿二鋪總鋪者鳳陽縣巨鎮九省之通會也道上望鳳陽府城距二十里鼓樓屹如山立二日至臨淮關關南築高壩石橋束腰上下黃沙白水時大風捲地橋上人幾仆不能立臨淮渡在關北比小舟數十爲梁風浪相舂參差浮動若魚龍曼衍於水中踰渡過王莊驛夜雪三日宿三鋪燈下

偶憶昨歲客澄心園外舅江漱石翁集能文者於園之東軒爲試藝從牕外窺擲管抽思以相笑樂薄晚藝成命余甲乙之余固辭乃從命燈炮酒闌乃散此夕也今匝歲耳而翁已爲古人余乃在數百里外人世存亡聚散其不可測若此爲萊庵言萊庵固與翁相友善於悒者久之數日雪後泥深沒轍車不可坐日著屐行四五十里兩足重繭四日過洗馬湖湖水澄清石橋臥波抵湖之兩岸晚宿宿鎮驛靈璧縣界五日過任橋連城花莊塘宿延嘉鋪宿州界是日花朝草木尙無青意唐人邊詞二月垂楊未掛絲不謬也六日過宿州城苻離渡褚莊驛宿青豐七日過閔賢墩入閔子祠拜其像像旁木主二一諱革一諱蒙云皆閔子弟未知其所据墓在祠後碑曰周孔門高弟閔子墓旁有洗絮池曬書臺諸蹟以急行未得周覽焉祠中石刻

甚多不能悉記出閔子祠則銅山縣界過桃山驛三堡墩宿徐州府城外黃河繞城之東城以河堤爲基堤高屋丈餘聞暴漲時河水奔騰屋上澈夜炬光燭天居民皆竅地蓄舟以備勢固然也時河岸小決州守鳩工修葺人牛萬頭以大舟巨纜當其衝下土實之終夜喧聲沸枕上八日渡河行十里至荆山橋橋長四百八十四丈通水之門一百五十有九修時費帑金五萬八千七百有奇北立石亭御製碑記在焉暮宿柳泉九日過二郎山山以南江南北則山東嶧縣界也渡運河韓莊閘至豐縣之利國驛多義溝宿沙溝厰十日過官橋南沙河宿滕縣謁文公祠十一日過北沙河沙河站宿鄒縣謁孟廟拜亞聖像於堂兩廊設弟子位明錢唐赫然列焉廟中古柏數百株蒼勁拂天千餘年植也明季流寇至鄒兵燹蹂躪邑屋成灰茲樹獨

無恙蓋其碑記云碑左一樹長丈餘絕無枝葉不榮不槁肌理堅韌異常石闌護之僉曰鐵樹也天震并在碑右相傳某年晴空霹靂地忽成井深數仞湧冽泉泉色如奩人影倒垂鬚髮皆可現階下厯代石刻無數時薄晚手摹讀未竟而守者促容闔門下管鍵悵然而返自徐州荆山以北百餘里羣山或斷或連皆童然無一草樹細石粼粼層疊作風濤形將至鄒忽峻勢排空峰巒宰律怪石嵯峨迤邐十餘里一狀則嶧山也憑眺茲山恍見巖巖氣象惜泰山遠數百里不可見十二日過中和店兗州府泗水橋謁柳下惠墓卞莊子祠宿新嘉驛滋陽縣界十三日過汶上縣汶水橋至草橋中都故邑孔子作宰地也晚宿沙河站十四日過東平州有梁灝梁固舊宅東平公冉子祠至梁山驛鑿山開道深丈餘長四五里來往如一途容單車人

馬尾綴而進若羣蟻之穿於穴也宿舊縣古穀城地西楚霸王墓在焉十五日過管仲三歸臺故址至東阿縣將宿銅鎮驛大風揚塵目不可開宿三十里鋪十六日過荏平縣冰霰珠飛俄而雪花如掌平地數尺宿南站十七十八阻雪十九日過新店高唐州東方朔故里宿腰站平原縣界二十日過金雞店恩縣甜水鋪宿德州二十一日過劉智廟自是皆直隸界宿景州景州或曰卽古廣川董仲舒故里或曰非也有浮圖高十餘級二十二日過漫河宿新店交河縣界二十三日過固鎮驛獻縣宿商家林二十四日過河閒府宿任邱縣二十五日過鄭州州北路多泥塗坐小舟行十里抵趙北口過雄縣宿張家橋昔文信國際國阨志圖恢復驅車北行至此見白溝河爲宋遼分界所逡巡流涕感念戰國荆卿作詩以弔其墓後人豎木椽題

文二

室

曰文山弔古處旁建小祠祀公萊庵與余先後入拜余嘗讀史欲奉歷代大節一二人朝夕羅拜如對面顏公其一也拜公像想公生平不覺淚涔涔下二十六日至白溝河河水漸流若爲古人嗚咽過新城縣宿三鄉店二十七日至涿州古涿鹿地也過琉璃河永濟橋俗傳王彥章艤舟於此其鐵篙至今存篙出沙泥二丈方圍四尺斜矗橋柱西古蹟之介於疑似者大率類此過河大雪宿良鄉縣自涿州道上望西北空際遠近諸山綿亘千里煙雲杳靄磅礴蜿蜒眞王氣之所鍾也倏而密雪橫飛山勢空濛與天如一陰陽開闔心目駭洞二十八日冒雪跨小驢過長新店蘆溝橋入彰義門門內車輪輻輳飛騎縱橫橐駝百十爲羣肩者負者驅逆者夾道疾馳者紛騰出入轂石噴薄聲蹄聲鞭聲嘶鳴聲呼喝聲若驚霆擊浪一時並起於眉

際不知其在耳也既入都城住旅店而後卽安自家至京師凡二千七百餘里歷江南界千里而近山東界千里而遙直隸界七里有奇爲府九州五縣二十有四閱四十二日乃至萊庵屬余記之因拈筆爲此時以車送者姚香浦方盛萬束懷治許效祖繩祖隸而從者郭陞

遊白雲山記

歲庚午八月十日余方病瘧輾轉枕上午睡起憶白雲山之勝命肩輿往遊天忽作風雨勢家人勸勿行余不聽攜長子景枚出望京門逶迤循石徑至古麗陽廟土人云神最靈異祈夢者多驗時日已酉沉宿殿傍頽然寐夜半聞鐘聲雞聲俄紙牕白矣無夢也詢之景枚亦然而是夜廟中祈夢者多曰有夢秘不洩余乃笑衆人之爲鬼愚也晨起問白雲山尙五里崎嶇石磴出廟北行不里許橫山蔽

文二

西

塞若無路螺折而北至半山亭古樹一株若蓋再折至冷泉亭輿夫汗且喘憩有泉汨汨流陰森不可近緣磴直上則雲頂閣也度閣竹樹蔚然左有陂池右峭壁百尺抵寺寺門內書括嶺雲棲四大字古勁若龍盤入禪堂花石幽禱老僧導至佛閣閣前有方池廣數畝畜大魚無數投以餌則起口若囊擊之躍長如巨人寺僧云前朝所放也寺建於唐碑文剝落不可讀山中無他古蹟天將雨則白雲滃出大旱祈禱必應故獨有名余遊覽稍倦暫臥木榻已而覺神氣霍然不知疾之在體也顧語景枚一宿一食洵非偶然方余來時若聽家人阻尼則此山今日無余二人跡矣天下事當行與力可行者必毅然直行無阻於衆議卽此可觀也日暮出寺四顧豁然開朗處州城郭如環萬象山在環西崕然起河水奔流南明諸峯聳秀乃與輿夫

約明日遂取徑遊南明也

遊侯濤山記

歲嘉慶己巳余與白君漁安在甬東聞侯濤山可觀海遂至鎮海縣鎮海古定海也出縣城里許有巾子山宋統制張世傑礮元都統卞彪於此山不峻而砥柱風濤屹不可犯侯濤山之西麓也循麓上有亭曰半山計山之上下得半遊者至此必憩再上有棋子坪地稍窪石壁覆之俗以爲通海云過坪履石級可百餘步山巔雉堞參差威遠城也明嘉靖都督俞大猷築以防海者入城古柏夾道蒼翠鬱然北轉則望海樓在焉樓三面直海極望滄溟與天混合微濶盪日滉漾有光千帆逐隊行若旌旗布列忽大風蓬蓬起天際樓中人衣袂飛舞幾不能立海中巨浪掀騰舟檣巔簸觀者驚駭叫絕一晌閒萬舶齊收無一帆掛海

文二

壹

上誌云琉球日本諸國在指顧中是日都無所見惟對岸遠山有似鳥而不能飛者茫昧不可辨小僮進千里鏡試之乃僂身戴笠而鋤者也約在數百里不及千里風稍定至望海臺視蛟門虎蹲金雞諸山若點點浮鷺動搖水面臺下鐵礮二大可容十斛防海所需也聞北麓有觀音洞景奇而逕險余欲往漁安不敢往余乃去履着襪踏沙石攀柯條以下洞在石罅中面大海俯入洪濤吞吐有聲余笑曰古人名爲潮音不誣也今日觀音洞失其真矣從洞口以望峭壁千尋上書擘窠大字筆法清挺傳爲王介甫手蹟出洞以語漁安遂反兩浙多海疆而余觀海自茲始故爲記時九月某日也

遊吼山記

紹興郡之古蹟盛稱禹陵南鎮蘭亭余皆往遊焉吼山隸

會稽蓋山之小者而人頗道其異歲庚辰八月十二日出郡城過鳥門山十里折而東抵石橋河漸狹易舟行五里許遠見巨石嵯峨排列空際舟數轉有石闕然以爲從此入也至則又東轉从之一大洞若城門高十丈廣倍之鑿權入澄波浸碧俯窺無底舟行空懸慄焉恐墜仰視四圍若弇甕日光激射石壁搖輝微風送帆宛入方壺員嶠翛然物外壁上題曰觀魚樂僧曰潭有大魚長與人等投以餌不出擊銅鉦震之乃出蓋數百年物也登樓面潭坐水光蕩漾人意若浮視前所望巨石仍隔半里陟其巔有精舍數椽可憩息一石高百尺矗東岡上若浮圖一石亞其西高不相讓有飛石壓其頂如枰四角土人曰棋盤石也其下多怪石嵌寄礫硤不可名狀山雖不甚高望頗及遠徘徊久之返舟次海東月出矣舟子櫂歌發水光月色極望空明推篷獨酌取醉以爲數十年無此樂云是山也較之禹陵南鎮蘭亭固有所不逮然禹陵氣象潤而無奇蘭亭似奇矣而實非其故蹟世震其名故遊者不絕茲山名不顯人迹罕至而一邱一壑幽邃玲瓏乃天造地設不假一毫人力者此天下之奇山水天下之真山水也慕其名曷取其實余於茲山有感焉故爲之記

遊蘭芎山記

遊吼山之明日晨起渡曹娥江蘭芎山在望取道行時秋澇初涸潮岸崩頽沿湖相度將爲修築計項之薄山趾山不甚險峭緣磴上樵子歌聲不絕上山有寺寺外編竹爲牆整齊可玩入寺殿宇肅清秋光滿砌僧云有藏經二千卷顏魯公書也展視之不類魯公筆意蓋僧所僞託云又有趙松雪書碑已斷裂委地矣殿西有倪鴻寶題名詩石

鴻寶故邑人嘗讀書山中此其蹟也出寺池東入菜圃有丹池石厂下員若釜水清大旱不竭傳爲葛洪鍊丹池循菜圃竹徑陰森有巖然出竹上者磚塔也誌載劉誠意所建以鎮壓形勢云藹芎山距上虞城二十餘里娥江繞其東梁湖出其西遠眺則四明天姥天臺諸峰綿絡隱見俯視則枉渚廻汀村市田疇如畫蓋山川交會形勢之所居也山舊產蘭又名蘭風方春時香聞十里外

遊大石屋記

嘉慶庚辰八月晦前二日余以吏事至嵯縣寓上林莊事竣主人治具款余酒半語及四明山大石屋以爲天生奇勝問距幾何曰二十里問塗險易曰可騎行時天晦欲雨余意沮主人慫恿之乘筍輿行十餘里路漸險天風倒吹細雨滑石斜行曲折以升久之見一寺佛燈上矣遂止焉

文二

三

晨起問大石屋寺僧引觀殿宇皆人工雕琢無所謂天生奇勝者已指門外一石洞曰是矣隘如斗石積薪實焉步不能入噫天下之有名無實者孰有逾於此耶余有山水癖自來浙江語山之奇者曰天目四明天臺雁蕩雁蕩天台二山余皆極遊而返天目隸杭州無難一至惟四明跨明越二州末由取徑冀遊大石屋可以攬四明勝概也天下有名無實者孰有逾於此耶援筆記之所以媿余之輕聽也

遊雁蕩山記

始余未至浙江卽聞雁蕩奇山也歲嘉慶乙亥九月望後二日由甌郡抵樂清明日宿紅橋過花村北望芙蓉峰天然秀發上丹芳嶺羊腸詰曲凡四十九盤未半大風西北起笠帽欲飛人踵離地久之陟其巔四顧海雲下垂長風

捲送林巒隱現蒼靄閒下嶺抵能仁寺寺前爲火燄峰若
火方熾寺有鐵鑊徑丈餘用以鎮火災宋時物也出寺過
溪橋觀燕尾泉行數里澗石作五色泉鋪其上若錦紋其
右重峰疊嶂綿亘逶迤可指而名者甚多而連雲嶂特雄
偉洞之側一峰卓立且行且觀之始似翦繼似帆終似柱
蓋一峰而三名者也路稍轉有若白煙一縷裊於空際隨
風而颺然不定者龍湫也湫之上石壁峭立不見瀑所出
亦不聞其有聲至潭則眺激若雷轟虛籟盤旋餘音颯颯
人立數丈外飛沫溼其衣袂有時日射潭中水光返映則
幻爲青紅五色潭之右有滴瀝下垂圓如珠纍纍如貫遶
挂於巖石間者珠簾水也旁有晏坐亭已圯又有亭曰忘
歸觀瀑者咸憩於是余旣獲覩二泉其他景有名者皆不
暇顧明日過馬鞍嶺嶺高十餘丈重曲十餘折雁蕩山以

馬鞍爲中界立其巔以東望丹崖翠巘攢簇飛舞而來如
人爭露頭角惟恐其蔽揜者蓋至是而遊者心目一震下
嶺入靈巖寺寺外怪石林列爲鐘爲鼓爲鉢爲木魚左爲
金雞爲玉兔爲展旂右爲雙鸞爲玉女而天柱一峰上凌
空碧又若有髡緇僂身頂禮者則僧拜石也出寺右折兩
崖將合而開一石似龍從罅出繞洞頂而首下垂鼻出泉
如珠者龍鼻水也四時不絕盛以孟涼沁骨洞多碑刻洞
口有天開圖畫四字不知何人書甚佳屬僧拓數本而去
出洞聞瀑聲則小龍湫在望焉泉出崖上觸石騰飛亦奇
觀也或曰大龍湫五千尺小龍湫三千尺云湫之旁有谷
曰栖霞有峰曰獨秀曰卓筆曰含珠景皆殊異天聰洞在
寺南險而狹梯登之有限若闕旁穴中空若耳竅然問始
開山之安禪谷曰平蕪矣寺後一巨峰若錦屏橫列丹彩

煥然屏霞嶂也由屏霞嶂而東千巖萬壑氣象崢嶸展旂
天柱兩峰縮於前略於天闕所謂南天門也自屏霞至南
天門不踰里許而其魁竒擅雁山之極盛余始入寺時四
顧極天皆石心震悼恐堪輿不能載壓而淪爲海也既至
南天門心始定山中少居民惟靈巖澗谷閒偶成村落聞
雞犬聲覺此身猶在人閒也出寺過龍溪溪水自靈巖來
清鑑毛髮踰峽見崖端一石若老翁掀髯側耳狀俗以爲
聽詩叟其前則二仙談詩峰也至響巖巖數穴叩之響若
山谷人行杖履有聲入淨名寺寺後曰蓼花潭其石色丹
黃與班白相錯若秋花然其右曰鐵城嶂勢若崇墉堅若
積鐵山中石峰高大者以十數惟鐵城與屏霞連雲鼎峙
其旁曰遊龍潭蜿蜒磅礴兩崖相逼中闕文餘誌以爲一
線天北壁有洞口如弦月山寨之蔽天不盡二寸亦若

一線天者再前曰水簾谷石理作鼇山圖又其東曰維摩
洞仙掌峰其名不可勝紀日將暮步外溪橋橋下水光瑤
燦蓋鎔銅鐵以成者名曰星橋從橋上遠望有若疋練層
疊而下者三折瀑也跳珠濺玉起落無端瀑之狀又一變
東行途中望五馬峰千佛巖碧霄峰觀音峰峰側香鑪淨
瓶諸峰皆奇幻已而高峰轟天下有紺宇則爲靈峰寺雁
蕩諸寺以二靈爲最謂靈巖峰也頃所見者靈峰上之倚
天峰也寺在石洞中如人合掌如植老蚌而殼微開上下
數千尺人從罅入視天光如一片玄冰當空寒絕始入爲
壇九爲級三百七十有七下狹上可坐數百人闕閣軒敞
如入清廟明堂忘其爲石洞也巖穴有泉注爲井寒氣逼
人名曰性井又曰洗心泉灑灑流與人呼嘯聲應若甕中
鳴從洞口外四望兩峰秀削而峙者曰雙筍峰聳而宛頸

欲飛者曰鳳凰峰對而昂味若怒者曰鬪矯峰駢立而隆其背者曰五老峰銳而通其端者曰犀角峰頂戴石而上豐下削亭亭以立者曰靈芝峰峰之肖形者甚夥惟靈芝縹緲雲端宛如九光之秀令人凌風欲採也洞之右陰森而玉色者曰雪洞其左虛竅而氣通者曰風洞受瀑爲瀄而清澈者曰照膽潭瀑更壯而灑灑不絕者曰白雨潭自潭以上路險不可窮而靈峰之勝略備入寺稍憩僧導至亭後指石上雁蕩二字徑丈餘苔蘚斑剝雖隸書若古篆籀云出寺渡鳴玉溪陟謝公嶺嶺有亭曰落履世傳康樂至此而返故名從嶺上望之一僧低眉偏袒若拱手送客俗謂之老僧巖或曰此雁山門戶也前行至石梁洞巨石拔起洞左懸跨如長虹後爲洞門高出梁上僧更於門上築樓其上空明處爲天牕洞廣十丈許深倍之四壁石汗

如雨洞後有峰曰紫霄曰石丈再東曰石門潭以地僻遠不能至自石梁洞過章華樓回望老僧巖兀立天半旁若一人肩次立則小童巖也巖名之取形者以此爲肖雁蕩山周一百八十里徑數十里自丹芳嶺以東謝公嶺以西無負土而石盡立不與他山同謝康樂守郡時絕幽鑿邃獨未至此山惟筋竹澗有詩則山之西界而山中勝處不及焉說者謂是時山藏谷中復爲大水衝激而出今觀其最高者皆與嶺平由嶺外望之則一無所見理或然也山之倣詭萬狀洵有出人意表而土人指其象名之多涉傳會故其稱名俚俗與余跡所未經者皆不著惟茲山以雁蕩名而雁湖居其巔路險不可上余欲往僧再三阻之遂止終以爲憾云

山以天台名說者謂其高一萬八千丈去天不遠上應台星且瀕臨大海若島嶼然仙靈之所都也歲嘉慶戊寅六月余以公事赴臨海返過天台縣取道小西門溪流作丹砂色遠望若朱樓紺壁倚於空際者赤城山也山削而方迴迴如雉堞僧就石爲屋居之始入竹翠灑衣袂下巖也登上巖題曰玉京洞天石氣林風埃氛屏絕非復人間世者左有巖上下狹而中寬狀類棗核山頂一壚傳爲蕭梁時建立其巔以望四圍丹彩若霞起有光孫興公所以賦建標也五里至國清寺萬松夾道不見日影寺前小塔七大浮屠一參差林列寺中有殿曰無塵四壁清虛無一蛛絲蟻堞俗以爲工倕運斤者門外雙澗匯合橋跨之溪流瀾瀾遇石則洄旋作態或噴薄有聲人從橋上過樹影籠身六月中不知暑氣殿右有錫杖泉曹源井皆清冽寺後

五峰環繞如列翠屏世所傳豐干饒舌卽茲地也國清爲天台最初寺規制宏敞故九域志謂與齊州之靈巖潤州之棲霞荊州之玉泉合爲四絕云循東澗過金地嶺至高明寺寺故幽溪道場深靚藏谷中叢篁密樹水聲鳴若珮環則幽溪也沿溪穿窄徑有圓通洞洞外有看雲石可坐溪聲雲影來會耳目閒寺有西天貝葉巖非他方所有浮屠家以此爲台宗窟宅由寺後攀籐踰嶺過佛隴折而東入天封寺寺有天語樓登之松風謾謾若聞天語者北望一峰摩雲則華頂也華頂爲天台最高境所謂一萬八千丈者此其巔也四山猶蓮華此爲蓮房其峰少晴多晦盛夏積雪陰寒絕頂有望海臺東眺滄溟混茫無際而錢塘江水隱見於蒼煙碧霧間夜半披衣起立有紅光一線混漾東瀛頃之而林巒俱赤則日出也薄晚萬峰雲斂忽如

白綿團結不見一峰峰之變化多奇須信宿其上乃得之
舊有叢之墨池太白讀書處今爲荒煙蔓草矣峰顛有龍
爪泉泉中有水爪花俗以爲海龍供佛者而高僧編茅蓬
以居往往不絕由華頂而下逶迤行度密箐西折林木蒼
叢景最幽異忽有聲如雷霆訇訇不絕望之若長虹之駕
空者則石梁也兩山夾峙巨石相連中闢水門若斷而就
水從華頂分兩澗四疊而合於梁將至梁爲崖石所擠怒
號跳蹴若萬馬奔騰甫過梁墮潭紋起又若神龍之翔舞
太空鱗甲飛動梁長二丈廣三尺背隆而滑人罕能度余
命老僧導行將半目光眩亂對語不聞聲家僅立崖上望
之各爲股慄梁立石壁削立無路懸一銅龕高五尺許五
百應真像嵌其中梁下有潭深黑或曰龍所居也潭旁有
石可坐十數人望瀑水自石梁落若銀漢倒流小憩壘華

亭亭爲賈似道建極閭麗過濯纓亭入方廣寺松篁夾徑
蒼翠欲洗坐小樓中瀑聲猶喧闐入耳余歎曰瀑至石梁
奇矣寺僧謂斷橋有瀑亦奇由石梁左澗入踰小嶺荆榛
塞道行四五里見兩崖相接似可跨而中斷非橋也瀑出
其中聲如墜石其下千尺不見其底又里許則有珠簾泉
從崖下隔篁竹觀之高挂雲端流光噴沫真若明珠萬顆
受織而成者其或因風搖曳則有聲的礫若簾鈎然觀此
泉於石梁後如考鐘擊鼓忽聆朱絃疏越音西行度羅漢
嶺鐵船峽入萬年寺山圍水匯平田內拓山之面勢一變
有陰森若偃蓋者僧曰萬年古樹也神守之人不能伐寺
外有九里溪一逕荒寒人迹罕至其境幽絕又南行上通
元峰至桐柏觀道書所謂金庭洞天也九峰三井之勝醴
泉芝草之奇古以爲養真靈境史載唐時建此觀五色雲

現後改爲宮制如帝闕佛院崇侈無踰此者內供石像二背有篆文曰伯夷叔齊說者謂二子歿後其神爲九天僕射治天台山宋時建祠於此或以爲宋宣和年有道士治母疾愈乞二像以歸語皆不經然其質古甚叩之銅響鏗然自桐柏取道西行過龍潭數里孤峰巖立千仞則瓊臺入望焉狀如削瓜又若靈芝獨秀旁兩峰峻峭對聳所謂雙闕也雙闕雖低於瓊臺而軒豁尊嚴不亞帝室閭闔歷懸磴陟臺巔天風自來白雲起於足下直欲乘長風馭雲氣超然與安期羨門遊也世傳王子晉修真於此旁有吹簫臺豈其羽化地耶巖上有馬鞍石可騎而坐坐久由闕東下徑甚險再行入護國寺或曰劉阮洞去此不遠矣從寺右轉至桃源塢下嶺緣澗行清溪九折折愈高石當其前欲無路忽兩崖開裂懸瀑若晶簾瀑落於潭潭光如鏡

文二

臺

捫蘿入一洞深窅飛瀑覆之危絕不可登世傳漢永平中劉晨阮肇採藥於此遇仙姝後世好事者名其峰曰雙女澗曰鳴玉石曰會仙溪曰惆悵跡涉荒渺然水光山色杳冥幽深固不類塵壤過此有寒巖明巖境皆幽迥時方溽暑輿夫疲甚余亦倦遊遂由溪上取道新昌以歸山自周有名所傳皆王子晉葛元司馬子徽之蹟其他方外者流不可勝紀故其地不曰洞天則曰道場其人不可昇仙則曰成佛非儒者所樂道然余觀雁蕩之奇天台之秀不獨爲浙東諸山冠卽置諸天下名山抑有不可揜沒者天台之草樹蘊藉尤非雁蕩所能及有鳥名五音飛鳴雨霽如仙樂玲瓏他山罕見惟桃源之遊宜春斷橋宜冬而余之來以夏瓊臺雙闕以夜景見奇而余之遊以晝且其閒靈境尙多未得全攬其勝他日猶將問徑焉

書宋架閣吳公逸事

東鄉吳君嵩梁輯其十五世架閣公事狀載宋德祐元年文信國起兵江西辟公司饒糴有信國手札三存於家廟後遺失乃乞翁侍郎方綱摹而刻之以存其蹟士大夫多詩歌紀之余雜國勢當顛危之際人臣招集義兵倉皇起事義士踴躍赴之捐軀委敵此時糧餉繼則冀倖成功絕則軍師立潰非公才實可倚賴信國安肯手札誣諉至於再至於三哉觀此而公之忠義勇略舉可知矣昔鄼侯轉漕關中論功第一向使信國功成事濟公之敘績宜何如乃空坑一敗大事已去此豈公與信國所及料也哉公參畫軍事嘗率巨室備軍需辭氣激烈傾動一時見於鄧光薦所著續宋書光薦與公同居信國幕府者也公自歸里後杜門屏迹元御史程鉅夫薦之不起嗚乎可謂完節矣

文二

書

公諱名揚字叔瞻其世系出處本末具詳家傳中云
書周芳容事

華亭周君芳容生六歲而父遊楚閱八年信至客死歸州矣大父母臨終囑曰安得汝父歸骨使我瞑目九京君泣識之家貧藉筆墨養母不忍離一日告家廟曰此行不得父骨不歸矣或勸其遊京師隨宦楚者以往遂入都逾時不可得閒與戴某語則與同客歸州者也乞示瘞處戴曰自京師至彼水陸數千里汝果然一寒士焉能枵腹往還難一歸州土賊爲亂地皆蹂躪汝父渴葬亂塚安可必得難二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一失勢卽飽蛟魚汝縱奮不顧身其如母氏倚閭何難三也蓋且歸俟偵得實行未晚君泣不應戴乃以書致歸州吏目鍾某兼助以貲君遂行抵正陽關病甚時淮泗大疫館人拒之君益窘訪同

郡吏某於潁上取道商維間其地崇巖巨嶺綿亘巖嵒時
秋暑未退草樹毒霧噴漏滑縣賊將起奸人伏莽塗多梗
塞君日行三四十里無旅寓則據石倚樹而棲一夜夢中
驚覺巨虵從頂下穿袖出大駭夜行青衣嶺見山半有燈
炯炯迨視則猛虎瞪目遮道投荒塹乃免又嘗赤足行石
齒中踵決血淋漓不已久之抵漢口附舟至宜昌夜半夢
父語曰明日上灘毋忽也明日過新灘水勢狂悍石角觸
舟裂墮波濤幸不死越日抵歸州謁鍾某鍾某威然曰此
鄉被寇後城郭人民已非疇昔土著墓田且夷滅况容棺
耶君固求代訪有老役從旁愕然曰二十年前記有此事
在東關外骨墳塘也雖然恐迷失也至其地荒塘野草叢
莽纍纍求兩日不得君悲憤不欲生忽見片石沒土中字
依稀可識別視之則其父塚也君大哀號歸告鍾某鍾某

文二

墓

告州牧劉某啟土得棺故事辨親屍者必憑血君割臂以
血傳父骨凝不流乃取其骨並拓石上字以歸是日重九
登高者集視無不感歎骨旣得遂爲歸計聞遊擊張某松
江人也往謁之得其攸助半月返里門老母悲喜交集遂
卜葬於祖墓旁時戴某適歸自京師來會葬衆說詫以爲
異君曰此庶可少慰祖父母於地下已乎其事遠傳因爲
之記

書程允元事

程允元者淮北商人程勳著子也康熙六十年勳著遊京
師會知山西蒲州府劉登庸赴部就銓相友善蒲州生女
甫期允元二歲矣勳著兄楚英者議與爲婚勳著歸江南
旋卒女隨父蒲州任地隔千里兩家音問不通其後登庸
罷官流寓天津至乾隆辛酉年歿時女年二十二母夏氏

先亡家日落諸兄謀食四方女與姊妹嫂弟賃屋數椽以居每淫雨屋壞日夜促膝碾棚中相持泣女性幽靜日勵鍼帶以給米薪而已某年天津大疫弟病亡嫂與姊妹相繼無一存者女子然無依準提庵老尼憐之除室與處且日程生死未卜若終身何女曰婚父所至也其人存與俱生亡與俱死耳忍以事變易其心哉隱跡十餘年庵中人往來雜遝不知有劉氏女也在夫人者宦族也聞尼述女賢爲其戚新選縣令某請婚女聞之哭三日夫人曰志不可奪遂已先是允元知與劉姓有成言以父與楚英俱殞親迎無地比長勸之娶不聽蹤跡女所在久不得忽忽髮將白矣歲乾隆丁酉附糧艘北行過天津天津嘖嘖稱道劉蒲州有女許配淮北商人子至老不嫁義女也允元疑之以白運弁劉大剛大剛白天津令金之忠令進父老於

文二

美

庭細敏之信召比耶尼勸女嫁女泣辭令傳諭曰守貞五十七年爲誰耶程郎至天也謂無媒灼耶吾代可乎擇日治奩具備輿馬命之成禮漕艘還資之以回淮北備文至山陽縣爲二人請旌

五女名秀石

贊曰劉女所處之遇可謂難矣幸而允元存且守義耳設前五十年而死或不死而早別娶女守死不嫁奚爲也哉然倫理之變各行其心所安耳使必校其始終利害而後堅忍以明節則古無忠臣烈士矣女賢矣哉

173

